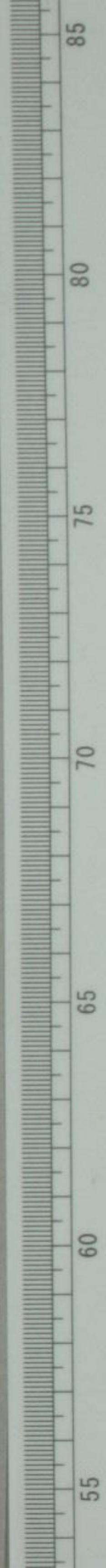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92
99



文庫 11
D 292
99

宋史卷四百十七

列傳第一百七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兼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預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喬行簡

范鍾

游似

趙葵 兄范

謝方叔

喬行簡字壽朋婺州東陽人學于呂祖謙之門登紹熙
四年進士第歷官知通州條上便民事主管戶部架閣
召試館職為祕書省正字兼樞密院編修官升祕書郎

萬曆二十七年刊



010190562676

爲淮西轉運判官知嘉興府改淮南轉運判官兼淮西
提點刑獄提舉常平言金有必亡之形中國宜靜以觀
變因列上備邊四事會近臣有主戰者師遂出金人因
破蘄黃移浙西提點刑獄兼知鎮江府遷起居郎兼國
子司業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兼侍講尋遷宗正少卿
祕書監權工部侍郎皆任兼職理宗即位行簡貽書丞
相史彌遠請帝法孝宗行三年喪應詔上疏曰求賢求
言二詔之頒果能確守初意深求實益則人才振而治
本立國威張而姦宄銷臣竊觀近事似或不然夫自侍
從至郎官凡幾人自監司至郡守凡幾人今其所舉賢
能才識之士又不知其幾人也陛下蓋嘗擢其一二欲
召用之矣凡內外大小之臣囊封來上或直或巽或切
或泛無所不有陛下亦嘗擢其一二見之施行且褒賞
之矣而天下終疑陛下之爲具文蓋以所召者非久無
宦情決不肯來之人則年已衰暮決不可來之人耳彼
風節素著持正不阿廉介有守臨事不撓者論薦雖多
固未嘗收拾而召之也其所施行褒賞者往往皆末節
細故無關於理亂粗述古今不至於抵觸然後取之以
示吾有聽受之意其間亦豈無深憂遠識高出衆見之
表忠言至計有補聖聽之聰者固未聞采納而用之也

自陛下臨御至今班行之彥麾節之臣因論列而去有
因自請而歸其人或以職業有聞或以言語自見天下
未知其得罪之由徒見其置散投閒倏來驟去甚至廢
罷而鐫褫削奪而流竄皆以爲陛下黜遠善士厭惡直
言去者遂以此而得名朝廷乃因是而致謗其亦何便
於此夫賢路當廣而不當狹言路當開而不當塞治亂
安危莫不由此又言敬天命伸士氣時常移御清燕殿
行簡奏願加畏謹且言群賢方集願勿因濟王議異同
致有渙散升兼侍讀兼國子祭酒吏部侍郎權禮部尚
書權刑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進簽

書樞密院事太后崩疏言向者陛下內廷舉動皆有稟
承小人縱有蠱惑干求之心猶有所忌憚而不敢發今
者安能保小人之不萌是心陛下又安能保聖心之不
無少肆陛下爲天下君當懋建皇極一循大公不應私
徇小人爲其所誤凡爲此者皆戚畹肺肝之親近習貴
幸之臣奔走使令之輩外取貨財內壞綱紀上以罔人
君之聰明來天下之怨謗下以撓官府之公道亂民間
之曲直縱而不已其勢必至於假采聽之言而傷動善
類設衆人之譽而進拔檢人借納忠效勤之意而售其
陰險巧佞之姦日積月累氣勢益張人主之威權將爲

所竊弄而不自知矣陛下衰經在身愈當警戒宮庭之間既無所嚴憚嬪御之人又視昔衆多以春秋方富之年居聲色易縱之地萬一於此不能自制必於盛德大有虧損願陛下常加警省又論火災求言乞取其切者付外行之又論許國不當換文資其當慮者有五鄭損不當帥蜀又言時青者以官則國家之節度以人則邊陲之大將一旦遽爲李全所戕是必疑其終爲我用慮變生肘腋故先其未發驅除之竊意軍中必有憤激思奮之人莫若乘勢就淮陰一軍拔其尤者以護其帥然後明指殺青者之姓名俾之誅戮加贈恤之典於青則其勢自分而吾得藉此以制之可以折其姦心而存吾之大體不然跋扈者專殺而不敢誅有功者見殺而不敢愬彼知朝廷一用柔道而威斷不施烏保其不遞相視效則其所當慮者不獨李全一人而已又言由揚民散財殫非凶賊久安之地當日夜爲鴟張之計揚州城堅勢壯是以坐制全淮此曹未必無窺伺之心或爲所入則淮東俱非我有不可不先爲之慮也又請屯駐重兵海道內爲吳越之捍蔽外爲南北之限制又論李全攻圍泰州勦除之兵今不可已此賊氣貌無以踰人未必有長筭深謀直剽捍勇決能長雄於其黨耳況其守

泗之西城則失西城守下邳則失下邳守青社則失青社既又降北此特敗軍之將十年之內自白丁至三孤功薄報豐反背義忘恩此天理人情之所共憤惟決意行之後皆如行簡所料拜叅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時議收復三京行簡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爲之資當有可爲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出師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陛下視今日之內治其已舉乎其未舉乎向未攬權之前其敝凡幾今既親政之後其已更新者凡幾欲用君子則其志未盡伸欲去小人則其心未盡革上有厲精更始之意而士大夫之苟且不務任責者自若朝廷有禁包苴戒貪墨之令而州縣之黷貨不知盈厭者自如欲行楮令則外郡之新券雖低價而莫售欲平物價則京師之百貨視舊直而不殊紀綱法度多頽弛而未張賞刑號令皆玩視而不肅此皆陛下國內之臣子猶令之而未從作之而不應乃欲闔關乾坤混一區宇制姦雄而折戎狄其能盡如吾意乎此臣之所憂者一也自古帝王欲用其民者必先得其心以爲根本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相接而不知有所

謂義民方憾於守令緩急豈有效死勿去之人卒不愛其將校臨陳豈有奮勇直前之士蓄怨含憤積於平日見難則避遇敵則奔惟利是顧皇恤其他人心如此陛下曾未有以轉移固結之遽欲驅之北鄉從事於鋒鏑忠義之心何由而發況乎境內之民困於州縣之貪刻阨於勢家之兼并饑寒之氓常欲乘時而報怨荼鹽之寇常欲伺間而竊發蕭牆之憂凜未可保萬一兵興於外綴於強敵而不得休潢池赤子復有如江閩東浙之事其將柰何夫民至愚而不可忽內郡武備單弱民之所素易也往時江閩東浙之寇皆藉邊兵以制之今此

曹猶多窺伏山谷窺伺田里彼知朝廷方有事於北方其勢不能以相及寧不又動其姦心此臣之所憂者二也自古英君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然後舉事今邊面遼闊出師非止一塗陛下之將足當一面者幾人勇而能鬪者幾人智而善謀者幾人非屈指得二三十輩恐不足以備驅馳陛下之兵能戰者幾萬分道而趣京洛者幾萬留屯而守淮襄者幾萬非按籍得二三十萬衆恐不足以事進取借曰帥臣威望素著以意氣招徠以功賞激勸推擇行伍即可爲將接納降附即可爲兵臣實未知錢糧之所從出也與師十萬日

費千金千里餽糧士有饑色今之餽餉累日不已至於累月累月不已至於累歲不知累幾千金而後可以供其費也今百姓多垂罄之室州縣多赤立之帑大軍一動厥費多端其將何以給之今陛下不愛金幣以應邊臣之求可一而不可再可再而不可三再三之後兵事未已欲中輟則廢前功欲勉強則無事力國既不足民亦不堪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中原蹂踐之餘所在空曠縱使東南有米可運然道里遼遠寧免乏絕由淮而進縱有河渠可通寧無盜賊邀取之患由襄而進必須負載二十鍾而致一石亦恐未必能達

若頓師千里之外糧道不繼當此之時孫吳爲謀主韓彭爲兵帥亦恐無以爲策他日糧運不繼進退不能必勞聖慮此臣之所憂者三也願陛下堅持聖意定爲國論以絕紛紛之說不果從進知樞密院事時議御閱不果反驟汰之殿司軍閫爲之黜主帥罷都司官給黃榜撫存軍愈呼噪行簡以聞戮爲首者二十餘人衆乃懾息尋拜右丞相言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但當益修戰守之備襄陽失守請急收復或又陳進取之計行簡奏今內外事勢可憂而不可恃者七言甚懇切師得不出端平三年九月有事于明堂大雷雨行簡與鄭清之

並策免既去而獨趨召行簡還京留之拜左丞相援韓琦故事乞以邊陲財用分委三執政請修中興五朝國事十上章請謝事嘉熙三年拜平章軍國重事封肅國公每以上游重地爲念請建節度宣撫使提兵戍夔邊事稍寧復告老章十八上四年加少師保寧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封曾國公淳祐元年二月薨于家年八十六贈太師謚文惠行簡歷練老成識量弘遠居官無所不言好薦士多至顯達至於舉錢時吳如愚又皆當時隱逸之賢者所著有周禮總說孔山文集

范鍾字仲和婺州蘭溪人嘉定二年舉進士歷官調武

學博士添差通判太平州知徽州召赴闕遷刑部郎官又遷尚右郎官兼崇政殿說書進對帝曰仁宗時甚多事鍾對曰仁宗始雖多事乃以憂勤致治徽宗始雖無事餘患至于今日帝悅尋遷吏部郎中兼說書又遷祕書少監國子司業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拜起居郎兼祭酒權兵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同修撰遷兵部侍郎兼給事中權兵部尚書兼侍講尋兼侍讀嘉熙三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四年授叅知政事淳祐元年乞歸田里不許四年知樞密院事乞歸田里五年特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封東陽郡公再乞歸田里不許

六年復請許之加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辭
不拜以保晚節乃提舉洞霄宮九年正月薨鍾爲相直
清守法重惜名器雖無赫赫可稱而清德雅量與杜範
李宗勉齊名贈少師謚文肅所著書有禮記解

游似字景仁利路提點刑獄仲鴻之子嘉定十四年進
士歷官爲大理司直升大理寺丞遷太常丞兼權兵部
郎官遷祕書丞兼權考功郎中直祕閣夔路轉運判官
移潼州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請封謚曰錫從之遷軍
器監宗正少卿兼權樞密都承旨時暫兼權禮部侍郎
兼侍講權禮部侍郎有事于明堂似上疏言欲盡事天
之禮當盡敬天之心心存則政事必適其宜言動必當
其理雨暘必循其序夷夏必安其生兼同修國史實錄
院同修撰權禮部尙書兼侍讀言軍賞冒濫請給告之
制奏功者書填真命付之候從軍十年別能立功升至
統領已上方許從所屬保明申朝廷立名給告則冒濫
者革功勞者勸遷禮部尙書兼給事中兼修國史實錄
院修撰權工部侍郎克四川宣撫司叅贊軍事兼給事
中遷吏部尙書入侍經幄帝問唐太宗貞觀治效何速
如是似對曰人主一念之烈足以旋乾轉坤或謂霸圖
速而王道遲不知一日歸仁期月而可王道曷嘗不速

一念有時間斷則無以挽回天下之大勢至於憂勤既切宸念而佐理非人亦何以布宣九重之實乃據太宗事以陳且謂太宗矜心易啓漸弗克終僅止貞觀之治陛下嗣服十有五年艱危之勢滋甚回視太宗治效敏速相越乃爾意者親儒而從諫敬畏以檢身未若貞觀之超卓乎節用以致愛選廉以共理未若貞觀之切至乎願陛下益加聖心嘉熙三年正月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封南克縣伯八月拜叅知政事四年閏月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淳祐四年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仍奉朝請授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進爵郡公五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十上章乞歸田里帝不許七年特授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進爵國公十一年轉兩官致仕薨特贈少師

趙葵字南仲京湖制置使方之子初生時或夢南岳神降其家方在襄陽命葵專督飲食共養之事與兄范俱有志事功方器之聘鄭清之全子才爲之師又遣從南康李燾爲有用之學每聞警報與諸將偕出遇敵則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死救之屢以此獲捷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爲變葵時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

其機警嘉定十年金將高琪烏古論慶壽犯襄陽圍棗陽時邊烽久熄金兵猝至人情震懼方帥范葵往戰敗走之十三年方遣葵及都統扈再興攻金人至高頭高頭金人必守之處也出勁兵拒戰葵率先鋒奮擊再興繼進殲之翼日進次鄧州金人阻此河以拒葵麾軍淮擊揚義諸將繼至金兵亦大出合戰大破之俘斬及降者幾二萬獲萬戶而下十數人奪馬八百逐北直傳城下而還十四年金人犯蘄州葵與范攻唐鄧方命之曰不克敵毋相見也三月丁亥至唐州薄城而陳金大將阿海引兵出戰葵帥精騎赴敵再興從之大捷斬馘萬餘金人閉門不出時金人陷蘄州者至又長數十騎出山椒葵帥楊大城以十四騎逐之金騎漸益至數百葵力戰連破之而金步騎大集會范再興軍合戰至夜分始解庚寅官軍分二陣范將左再興將右葵帥突騎左右策應金人背山亦分爲二以相當而不先動范曰金人必復謀夜戰以倖勝乃預備大鼓令軍中聞疊鼓聲始動若彼未至五十步內而輒動者斬未幾金兵稍下山再興遽衝之果爲敵所乘遂逼范軍范疊鼓麾軍突鬪葵繼進殲金兵數千敵併力向再興葵率上豪祝文蔚等以精騎橫衝之金人僵屍相屬復相持至夜分金

人雖歛而陣如故范葵急會將校選死士數千黎明四面奮擊喚聲撼山谷金人走乘勝逐北斬首數千級副統軍投戈降拔所掠子女萬餘得輜重器械山積補葵承務郎知棗陽軍范授安撫司內機方卒十五年起復直祕閣通判廬州進大理司直淮西安撫叅議官十七年李全往青州淮東制置使許國檄葵議兵葵至曰君侯欲圖賊而坐賊穿中悔已無及惟有重帳前兵猶足制之爾國曰兵不能集集不能精奈何曰葵請視兩路之兵別其精銳君侯留三萬帳前賊不敢動矣國曰不若集淮兵來關而君畫之既足示衆亦可選銳葵曰有兵之郡必當衝要守將豈可空壁以從制使命耶必將力爭于朝分留自衛一得朝命必匿其強壯遣老弱以備數本欲選銳適得其鈍本欲示衆適示單弱徒啓戎心國不聽卒敗寶慶元年范知揚州乞調葵以強勇雄邊軍五千屯寶應備賊葵在廬州數費私錢會諸將毬射與制置使會式中不合葵去之言者以爲擅遂奉祠三年起爲將作監丞紹定元年出知滁州二年全將入浙西告糴實欲覘畿甸也初全之獻俘也朝廷授以節鉞葵策其必叛乃上書丞相史彌遠曰此賊若止於得粟尚不宜使輕至內地況包藏禍心不止告糴若不痛

抑其萌則自此肆行無憚所謂延盜入室恐畿內有不
可勝諱之憂至滁以其地當賊衝又與金人對境實兩
淮門戶修城浚隍經武不少暇命秦喜守青平趙必勝
守萬山以壯形勢葵母疾謁告省侍不得刲服雜藥以
寄之母卒葵求解官不許不得已卒哭復視事全造舟
益急葵復致書史彌遠曰李全旣破鹽城反稱陳知縣
自棄城蓋欲欺朝廷以款討罪之師彼得一意修舟楫
造器械窺伺城邑或直浮海以擣腹心此其姦謀明若
觀火葵自聞鹽城失守日夕延頸以俟制帥之設施今
乃聞遣王節入鹽城祈哀於逆葵又聞遣二吏入山陽
請命于賊婦堂堂制閫如此舉措豈不墮賊計貽笑天下
貽笑外夷乎又聞張國明前此出山陽已知賊將舉
鹽城之兵今若聽國明言更從闊畧則自此人心解體
萬事渙散社稷之憂有不可勝諱者葵非欲張皇生事
啓釁李全決非忠臣非孝子丞相苟聽葵之言翻然改
圖發兵討叛則豈獨可以強國勢安社稷葵父子世受
國恩亦庶幾萬一之報使丞相不聽葵言不發兵討賊
則豈特不可以強國勢安社稷而葵亦不知死所不復
可報君相之恩矣一安一危一治一亂係朝廷之討叛
與不討爾淮東安則江南安江南安則社稷安社稷安

則丞相安丞相安則凡爲國之臣子爲丞相之門人弟子莫不安矣又言於朝曰葵父子兄弟世受國恩每見外夷盜賊侵侮國家未嘗不爲忠憤所激今大逆不道邈視朝廷負君相卵翼之恩無如李全前此畔逆未彰猶可言也今已破蕩城邑畧無忌憚若朝廷更從隱忍則將何以爲國欲望特發剛斷名其爲賊卽日命將遣師水陸並進誅鋤此逆以安社稷以保生靈葵雖不才願身許朝廷如或不然乞將葵早賜處分以安邊鄙以便國事彌遠猶未欲興討叅知政事鄭清之贊決之乃加葵直寶章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范刻日約葵葵帥雄勝寧淮武定彊勇步騎萬四千命王鑑扈斌胡顯等將之以葵兼叅議官顯穎之兄也拳力絕人方在襄陽每出師必使顯及葵各領精銳分道赴戰摧堅陷陣聚散離合前無勁敵以功至檢校太尉已而全攻揚州東門葵親出搏戰賊將張友呼城門請葵出及出全在隔壕立馬相勞苦左右欲射全葵止之問全來何爲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絕我糧餉我非背叛索錢糧耳葵曰朝廷資汝錢糧寵汝官職蓋不貲矣待汝以忠臣孝子而乃反戈攻陷城邑朝廷安得不絕汝錢糧汝云非叛欺人乎欺天乎切責之言甚多全無以對轡弓

抽矢向葵而去於是數戰皆捷四年正月壬寅遂殺全
事見全傳進葵福州觀察使在驍衛上將軍葵辭不受
八月召封樞密院稟議受寶章閣待制樞密副都承旨
依舊職仍落起復尋進兵部侍郎六年十一月詔授淮
東制置使兼知揚州入對帝曰卿父子兄弟宣力甚多
卿在行陣又能率先士卒捐身報國此尤儒臣之所難
朕甚嘉之葵頓首謝曰臣不佞忠孝之義嘗奉教於君
子世受國恩當捐軀以報陛下端平元年朝議收復三
京葵上疏請出戰乃授權兵部尚書京河制置使知應
天府南京留守兼淮東制置使時盛暑行師汴隄破決
水潦泛溢糧運不繼所復州郡皆空城無兵食可因未
幾北兵南下渡河發水牖兵多溺死遂潰而范上表劾
葵詔與全子才各降一秩授兵部侍郎淮東制置使移
司泗州嘉熙元年以寶章閣學士知揚州依舊制置使
二年以應援安豐捷奏拜刑部尚書進端明殿學士特
予執政恩例復兼本路屯田使葵前後留揚八年墾田
治兵邊備益飭淳祐二年進大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
使改福州三年葬其母乞追服終制不允葵上疏曰移
忠爲孝臣子之通誼教孝求忠君父之至仁忠孝一原
並行不悖故曰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

也臣不佞戒謹持循惟恐先墜往歲叨當事任服在戎
行偕同氣以率先冒萬死而不顧捐軀戡難效命守封
是以孝事君之克也陛下昭示顯揚優崇寵數使爲人
子者感恩爲人親者知勸矣臣北於阜土被命起家
勉從權制先國家之急而後親喪也今釋位去官已追
服居廬乞從彝制又不許再上疏曰臣昔者奉詔討逆
適丁家難閔然哀疚之中命以驅馳之事移孝爲忠所不
敢辭是臣嘗先國家之急而效臣子之義矣親恩不報
寢踰一紀食稻衣錦俯仰增愧且臣業已追衰麻之制
伸苦塊之哀負土成墳倚廬待盡喪事有進而無退回
不應數月而除也及命提舉洞霄宮不拜淳祐四年授
同知樞密院事疏奏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天下之
才其可用者有幾吾從其大者而講明之疏其可用者
而任使之有勇略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厚者任牧
養剛正者持風憲爲官擇人不爲人而擇官用之旣當
任之旣久然後可以責其成效又乞亟與宰臣講求規
畫凡有關於宗社安危治亂之大計者條具以聞審其
所先後緩急以圖籌策則治功可成外患不足畏又乞
初游繫軍三萬人以防江詔從之十二只拜知樞密院
事兼叅知政事又特授樞密使兼叅知政事督視江淮

京西湖北軍馬封長沙郡公尋知建康府行宮留守江
東安撫使九年特授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封信
國公四上表力辭言者以宰相須用讀書人罷爲觀文
殿學士克醴泉觀使兼侍讀仍奉朝請尋判潭州湖南
安撫使加特進寶祐二年宣撫廣西三年改鎮荆湖城
荆門及郢州改授湖南路安撫使判潭州再辭依舊職
醴泉觀使五年進少保寧遠軍節度使進封魏國公醴
泉觀使兼侍讀四辭免開慶元年判慶元府沿海制置
使尋授沿江江東宣撫使置司建康府任責隆興府饒
州江州徽州兩界防拓調遣時暫兼判建康府行宮留
守尋授江東西宣撫使節制調遣饒信袁臨江撫吉隆
興官軍民兵訪問百姓疾苦罷行黜陟並許便宜從事
景定元年授兩淮宣撫使判揚州進封魯國公尋奉祠
咸淳元年加少傅二年乞致仕特授少師武安軍節度
使進封冀國公舟次小孤山薨年八十一是夕五洲星
隕如箕贈太傅謚忠靖

范字武仲少從父軍中嘉定十三年嘗與弟葵殲金人
于高頭十四年出師唐鄧范與葵監軍孟宗政時知棗
陽憚於供億使人問曰金人在蘄黃而君攻唐鄧何也
范曰不然徹襄陽之備以救蘄黃則唐鄧必將躡吾後

且斬黃之寇正銳焉若先擣唐鄧以示有餘唐鄧應我
之不暇則吾圍不守而自固寇在斬黃師日以老然後
回師蹙之可勝敵而無後患又敗金人於乂長與弟葵
俱授制置安撫司內機專具葵傳十五年丁父憂起復
直祕閣通判揚州十六年爲軍器監丞以直祕閣知光
州十七年入爲知大宗正丞刑部侍郎試將作監兼權
知鎮江府進直徽猷閣知揚州淮東安撫副使劉全王
文信二軍老幼留揚州范欲修軍政懼其徒漏泄兵機
乃時餽勞二家旣大喜范卽遺徐晞稷書令教二人挈
家歸楚二人從之范厚資以遣有孫海者其衆亦八百

范併請抽還楚州又請荆馬軍三千招游手之強壯者
及籍牢城重役人克之別籍民爲半年兵春夏在田秋
冬教閱官免建砦而私不廢農彭義斌使統領張士顯
見范請合謀討李全范告于制置使趙善湘曰以義斌
蹙全如山壓卵然必請而後討者知有朝廷也失此不
右而右凶徒則權綱解紐矣萬一義斌無朝命而成大
勲是又唐藩鎮之事非計之得也莫若移揚州增戍之
兵徃盱眙而四總管兵各留半以備金人餘皆起發擇
一能將統之命葵摘淮西精銳萬人與會于楚州出許
浦海道五十艘入淮以斷賊歸路密約義斌自北攻之

事無不濟四總管權位相侔劉瑋雖能得其歡心而不能制其死命如用瑋須令親履行陣指蹤四人不可止坐籌帷幄也不報范又曰國家討賊則自此中興否則自此不振若朝廷不欲張皇則范乃提刑職在捕盜但令范以本路兵措置楚州鹽賊范當調時青張惠兩軍之半及其船數百徑簿楚城以遏賊路調夏全范成進之半據漣海而守之又移揚州之戍以戍盱眙然得親提精銳雄勝強勇等就時青于城外示賊以形勢論賊以禍福賊必自降若猶拒守則南北軍民雜處必有內應者矣別約義斌攻之於北山陽下則進駐漣海以應之撫歸附家屬以離其黨不出半月此賊必亡若是則不調許滿水軍但得趙葵三千人亦足矣若朝廷憚費則全有豫買軍需錢二十萬在真州且漣楚積聚多自足用丞相史彌遠報范書令諭四總管各享安靖之福范所遣計議官聞之曰但恐禍根轉深不得安靖爾各揮涕而歸會全且至范又獻計曰撫機不發事已無及侯景困喪河南致毒蕭氏今逆全不得志於義斌而復慮四總管應之歸據舊巢其謀必急然感之於喪敗之餘者易圖之於休息之後者難矧四總管合謀章露必難遂已但事機旣變局面不同若廟筭果定不欲出教

令但得密賜指授范一切伏藏不動只約義斌使自彼
攻其所必救則機會在我而前日之策可用矣還報戒
范無出位專兵范乃爲書謝廟堂且決之曰今上自一
人下至公卿百執事又下至士民軍吏無不知禍賊之
必反雖先生之心亦自知其必反也衆人知之則言之
先生知而獨不言不言誠是也內無卧薪嘗膽之志外
無戰勝攻取之備先生隱忍不言而徐思所以制之此
廟謨所以爲高也然以撫定責之晞稷而以鎮守責之
范責晞稷者函人之事也責范者矢人之事也旣責范
以惟恐不傷人之事又禁其爲傷人之痛惡其爲傷人
之言何哉其禍賊見范爲備則必忌而不得以肆其姦
他日必將指范爲首禍激變之人劫朝廷以去范先生
始來之信也左右曰可卿大夫曰可先生必將曰是何
惜一趙范而不以紓禍哉必將縛范以授賊而范遂爲
宋晁錯雖然使以范授賊而果足以紓國禍范死何害
哉諺曰護家之狗盜賊所惡故盜賊見有護家之狗必
將指斥於主人使先去之然後肆穿窬之姦而無所忌
然則殺犬固無益於弭盜也欲望矜憐別與閑慢差遣
彌遠得書爲之動心二年春奉祠三年知安慶府未行
改知池州繼兼江東提舉常平彌遠訪將材於葵葵以

范對進范直敷文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范曰弟而薦兄不順以母老辭乃上書彌遠曰淮東之事日異日新然有淮則有江無淮則長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面數千里何從而防哉今或謂異辭厚惠可以啗賊而不知陷彼欵兵之計或謂歛兵退屯可以緩賊而不知成彼深入之謀或欲行青野以嬰城或欲聚烏合而浪戰或以賊詞之乍順乍逆而爲喜懼或以賊兵之乍進乍退而爲寬緊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不可勝諱者矣夫有遏寇之兵有游擊之兵有討賊之兵今寶應之逼山陽天長之逼盱眙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則堅壁以挫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觀釁伺隙時遣偏師掩其不備以示敢戰使雖欲深入而畏吾之擣其虛此遏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儲蓄金人亦無以養之不過分兵擄掠而食當量出精兵授以勇校募土豪出奇設伏以勦殺之此游擊之兵也惟揚金陵合肥各聚二三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勇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其心術念慮必人人思親其上而死其長信能行此半年而可以強國一年而可討賊矣賊旣不能深入擄掠復無所獲而又懷見討之恐則

必反而求贍於金金無餘力及此則必怨之怒之吾於是
是可以嫁禍於金人矣或謂揚州不可屯重兵恐連賊
禍是不然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
守運河豈可無備哉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若設實應
天長二屯以扼其衝復重二三帥閫以張吾勢賊將不
知所攻而敢犯我揚州哉設使賊不知兵勢而犯揚州
是送死矣朝廷乃召范稟議復令知池州紹定元年試
將作監知鎮江府三年丁母憂求解官不許起復直徽
猷閣准東安撫副使尋轉右文殿修撰賜章服金帶不
得已卒哭復視事又爲書告廟堂請罷調停之議一請

檄沿江制置司調王明本軍駐泰興港以扼泰州下江
之捷徑一請檄射陽湖人爲兵屯其半高郵以制賊後
屯其半瓜州以扼賊前一請速調淮西兵合滁陽六合
諸軍圍救江面不然范雖死江臯無益也朝旨乃許范
刺射陽湖兵毋過二萬人就聽節制范又遺善湘書曰
今日與宗社同休戚者在內惟丞相在外惟制使與范
及范弟葵耳賊若得志此四家必無存理於是討賊之
謀遂決遂戮全進范兵部侍郎准東安撫使兼知揚州
兼江淮制置司參謀官以次復淮東加吏部侍郎進工
部尚書沿江制置副使權移司兼知黃州尋兼淮西制

置副使未幾爲兩淮制置使節制巡邊軍馬仍兼沿江制置副使又進端明殿學士京河關陝宣撫使知開封府東京留守兼江淮制置使入洛之師大潰乃授京湖安撫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范至則倚王旻樊文彬李伯淵黃國弼數人爲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屬南北軍將交爭范失於撫御於是北軍王旻內叛李伯淵繼之焚襄陽北去南軍大將李虎不救焚不定變乃因之劫掠城中官民尙四萬七千有奇錢糧在倉庫者無慮三十萬弓矢器械二十有四庫皆爲敵有蓋自岳飛收復百三十年生聚繁庶城高池深甲於西陲一旦灰燼禍至慘也言者劾范降三官職依舊制置使尋奉祠以言罷論者未已再降兩官建寧府居住嘉熙三年叙復官職與宮觀四年知靜江府後卒于家

謝方叔字德方威州人嘉定十六年進士歷官監察御史疏奏秉剛德以回上帝之心奮威斷以回天下之勢或者猶恐前習便嬖之人有以私陛下之聽而悅陛下之心則前日之畏者息憂者喜慮者玩矣左右前後之人進憂危恐懼之言者是納忠於上也進燕安逸樂之言者是不忠於上也凡有水旱盜賊之奏者必忠臣也

有諂諛蒙蔽之言者必佞臣也陛下享玉食珍羞之奉當思兩淮流莩轉壑之可矜聞管弦鐘鼓之聲當思四蜀白骨如山之可念又言崇儉德以契天理儲人才以供天職恢遠畧以需天討行仁政以荅天意帝悅差知衡州除宗正少卿又除太常少卿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時劉漢弼杜範徐元杰相繼死方叔言元杰之死陛下既爲命官鞠獄立賞捕姦罪人未得忠寃未伸陛下苟不始終主持將恐紀綱掃地而國無以爲國矣遷殿中侍御史進對言操存本於方寸治亂係於天下人主宅如法宮蠖蟻之邃朝夕親近者左右近習承意伺旨之徒徃徃覘上之所好不過保恩寵希貨利而已而寘寘之中或有游揚之說潛伏而莫之覺防微杜漸實以是心主之又言今日爲兩淮謀者有五一曰明間諜二曰修馬政三曰營山水砦四曰經理近城之方田五曰加重遏絕遊騎及救奪擄掠之賞罰請行限田請錄朱熹門人胡安定呂燾蔡模詔皆從之權刑部侍郎兼權給事中升兼侍講正授刑部侍郎權國史編修實錄檢討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叅知政事淳祐九年拜叅知政事封永康郡侯十一年特授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尋拜左丞相兼樞密使進封惠國公勸帝以

愛身育德屬監察御史洪天錫論宦者盧允升董宋臣
疏留中不下大宗正寺丞趙崇璠移書方叔云闈寺驕
恣特甚宰執不聞正救臺諫不敢誰何一新入孤立之
察官乃銳意以又之此豈易得哉側耳數日寂無所
聞公議不責備他人而責於宰相不然倉卒出御筆
某人授少卿亦必無可過之理矣丞相不可謂非我責
也丞相得君最深名位已極儻言之勝宗社賴之言之
不勝則去去則諸君必不容不爭是勝亦勝負亦勝況
未必去耶方叔得書有赧色翼日果得御筆授天錫大
理少卿而天錫去國於是大學生池元堅大常寺丞趙
崇潔左史李昂英皆論擊允升宋臣而讒者又曰天錫
之論方叔意也及天錫之去亦曰方叔意也方叔上疏
自解於是監察御史朱應元論方叔罷相既罷允升宋
臣猶以爲未快厚賂太學生林自養上書力詆天錫方
叔且曰乞誅方叔使天下明知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
斷於內待初無預焉書既上學舍惡自養黨姦相與鳴
鼓攻之上書以聲其罪乃授方叔觀文殿大學士提舉
洞霄宮復以監察御史李衢兩劾褫職罷祠後依舊職
與祠起居郎召澤中書舍人林存劾罷監察御史章士
元請更與降削竄廣南景定二年請致仕乃叙復官職

度宗卽位方叔以一琴一鶴金丹一粒來進丞相賈似
道恐其希望諷權右司郎官盧越左司諫趙順孫給事
中馮夢得右正言黃鏞相繼請奪方叔官職封爵制置
使呂文德願以已官贖其罪咸淳七年詔叙復致仕八
年卒特贈少師方叔在相位子弟干政若讒余玠之類
是也

論曰喬行簡弘深好賢論事通諫范鍾游似同在相位
皆謹飭自將而意見不侔趙方豫計二子後當若何而
葵范所立皆如所言所謂知子莫若父也然宋自端平
以來捍禦淮蜀兩邊者非葵材館之士卽其偏裨之將
朝廷倚之如長城之勢及其筋力旣老而衛國之志不
衰亦曰壯哉謝方叔相業無過人者晚困於權臣至以
玩好丹劑爲人主壽坐視貶削有愧金鏡多矣

宋史卷四百十七終

宋史卷四百十八

列傳第一百七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監言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吳潛

程元鳳

江萬里

王

煥

章鑑

陳宜中

文天祥

吳潛字毅夫宣州寧國人祕閣脩撰柔勝之季子嘉定十年進士第一授承事郎簽鎮東軍節度判官改簽廣德軍判官丁父憂服除授祕書省正字

是校書郎添差

通判嘉興府權發遣嘉興府事轉朝散郎尚書金部員外郎紹定四年遷尚右郎官都城大火潛上疏論致災之由願陛下齋戒脩省恐懼對越菲衣惡食必使國人信之毋徒減膳而已踈損聲色必使天下乎之毋徒徹樂而已闡官之竊弄威福者勿親女寵之根萌禍患者勿昵以暗室屋漏爲尊嚴之區而必敬必戒以恒舞酣歌爲亂亡之宅而不淫不泆使皇天后土知陛下有畏之之心使三軍百姓知陛下有憂之之心然後明詔二三大臣和衷竭慮力改絃轍收召賢哲選用忠良貪殘者屏回表者斥懷姦黨賊者誅賈怨誤國者黜毋金進君子小人以爲包荒毋兼容表說正論以爲皇極以培國家一綫之脉以救生民一旦之命庶幾天意可回天灾可息弭灾爲祥易亂爲治又言重地要區當豫畜人才以備患論大順之理貫通天人當以此爲致治之本又貽書丞相中彌遠論事一曰格若心二曰節奉給三曰振恤都民四曰用老成廉潔之人五曰用良將以禦外患六曰革吏弊以新治道授直寶章閣浙東提舉常平辭不赴改吏部員外郎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遷太府少卿淮西總領又告執政論用兵復河南不可輕易以爲金人旣滅與比爲鄰法當以和爲形以守爲實以

戰爲應自荆襄首納空城合兵攻蔡兵事一開調度宸
廣百姓狼狽死者枕藉使生靈肝腦塗地得城不過荆
榛之區獲俘不過曖昧之骨而吾之內地荼毒如此邊
臣誤國之罪不待言矣聞有進恢復之畫者其筭可謂
俊傑然取之若易守之實難征行之具何所取資民窮
不堪激而爲變內郡率爲盜賊矣今日之事豈容輕議
自後興師入洛潰敗失亡不貲潛之言率驗遷太府卿
兼權沿江制置知建康府江東安撫留守上疏論保蜀
之方護襄之策防江之筭備海之宜進取有甚難者三
事端平元年詔求直言潛所陳九事一曰顧天命以新
立國之意二曰植國本以廣傳家之慶三曰篤人倫以
爲綱常之宗主四曰正學術以還斯文之氣脉五曰廣
畜人才以待乏絕六曰實恤民力以致寬舒七曰邊事
當鑒前轍以圖新功八曰楮幣當權新制以解後憂九
曰盜賊當探禍端而圖策策以直論忤時相罷奉千秋
鴻禧祠改秘閣脩撰權江西轉運副使兼知隆興府主
管江西安撫司擢太常少卿奏造斛斗輸諸郡租寬恤
人戶培植根本凡十五事進右文殿脩撰集英殿脩撰
樞密都承旨督府叅謀官兼知太平州五辭不允又言
和戰成敗大計宜急救襄陽等事貽書執政論京西旣

失當招收京淮丁壯爲精兵以保江西權工部侍郎知江州辭不赴請養宗子以係國本以鎮人心改權兵部侍郎兼檢正論士大夫私意之敝以爲襄漢潰決興沔破亡兩淮俶擾三川陷沒欲望陛下念大業將傾士習已壞以靜專察群情以剛明消衆慝警于有位各勵至公毋以術數相高而以事功相勉毋以陰謀相訐而以識見相先協謀并智戮力一心則危者尚可安而衰證尚可起也又請分路取士以收淮襄之人物試工部侍郎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改知平江府條具財計凋敝本末以寬郡民與轉運使王埜爭論利害授寶謨閣

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改玉隆萬壽宮試戶部侍郎准東總領兼知鎮江府言邊儲防禦等十有五事改寶謨閣直學士兼浙西都大提點坑冶權兵部尚書浙西制置使申論防拓江海團結措置等事進工部尚書改吏部尚書兼知臨安府乃論艱屯蹇困之時非反身脩德無以求亨通之理乞遴選近族以係人望而俟太子之生帝嘉納兼侍讀經筵以臺臣徐榮叟論列授寶謨閣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辭提舉南京鴻慶宮遂請致仕授華文閣學士知建寧府辭丁母憂服除轉中大夫試兵部尚書兼侍讀轉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改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封金陵郡侯以亢旱乞
罷免改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改知福州兼本路安
撫使徙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召同知樞密院兼參知
政事入對言國家之不能無敝猶人之不能無病今日
之病不但倉扁望之而驚庸醫亦望而驚矣願陛下篤
任元老以爲醫師博采衆益以爲醫工使臣輩得以效
牛溲馬勃之助以不辱陛下知人之明淳祐十一年入
爲叅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明年以水災乞解機
政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又四年授沿海制置
大使判慶元府至官條具羣民久遠之計告于政府奏
皆行之又積錢百四十七萬三千八百有奇代民輸帛
前後所蠲五百四十九萬一千七百有奇以久任丐祠
且累章乞歸田里進封崇國公判寧國府還家以醴泉
觀使兼侍讀召入對論畏天命結民心進賢才通下情
帝嘉納拜特進左丞相進封慶國公奏乞令在朝之臣
各陳所見以決處置之宜改封許國公大元兵渡江攻
鄂州別將由大理下交趾破廣西湖南諸郡潛奏今鄂
渚被兵湖南擾動推原禍根良由近年姦臣儉士設爲
虛議迷國誤軍其禍一二年而愈酷附和逢迎嬖阿譖
媚積至於大不靖臣年將七十捐軀致命所不敢辭所

深痛者臣交任之日上流之兵已踰黃漢廣右之兵已
蹈賓柳謂臣壞天下之事亦可哀已又論國家安危治
亂之原蓋自近年公道晦蝕私意橫流仁賢空虛名節
喪敗忠嘉絕響諛佞成風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
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禍積爲宗社之憂章鑑高鑄嘗與
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躡躑要途蕭秦來等群小尊脊
國事日非浸淫至于今日陛下稍垂日月之明毋使小
人翕聚以貽善類之禍沈炎實趙與憲之腹心爪牙而
任臺臣甘爲之搏擊姦黨盤據血脉貫穿以欺陛下致
危亂者皆此等小人爲之又乞令大全致仕炎等與祠

高鑄羈管州軍不報屬將立度宗爲太子潛密奏云臣
無彌遠之材忠王無陛下之福帝怒潛卒以炎論劾落
職命下中書舍人洪芹繳還詞頭不報謫建昌軍尋徙
潮州責授化州團練使循州安置潛預知死日語人曰
吾將逝矣夜必雷風大作已而果然四鼓開霽撰遺表
作詩頌端坐而逝時景定三年五月也循人聞之咨嗟
悲慟德祐元年追復元官仍還執政恩數明年以太府
卿柳岳請贈諡特贈少師

程元鳳字申甫徽州人紹定元年進士調江陵府教授
端平元年差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丁母憂淳祐元年

遷禮兵二部架閣以父老不忍去側遷太學正以祖諱
辭改國子錄父憂服闋遷太學博士改宗學博士以詩
禮講榮王府旁諷曲論隨事規正多所裨益王亦傾心
敬聽輪對極論世運剝復之機及人主所當法天者理
宗覽之曰有古遺直風六年進秘書丞兼權刑部郎官
七年兼權右司郎官遷著作郎仍權右司郎官輪對指
陳時病尤激切當國者以爲厲已勾外知饒州郡初罹
水災元鳳訪民疾苦夙夜究心脩城堞置義阡寬誅求
察誣證進江淮荆浙福建廣南都大提點坑冶仍兼知
饒州治司歲有冬夏帳銀悉舉以補郡積年諸稅歛之
不足者芟生治所衆以治行之致元鳳曰五穀熟則民
蒙惠此不足異也召奏事辭不允遷右曹郎官疏言實
學實政國本人才吏治生民財計兵威入事尋兼右司
郎官拜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丞相鄭清之久專國
柄老不任事臺官潘凱吳燧合章論列清之不悅改遷
之二人不拜命去元鳳上疏斥清之罪其言明白正大
凱燧得召還有事于明堂元鳳疏言祈天以實不以文
又言邊備謂當申儆軍實以起積玩之勢及言濫刑之
敝十二年拜右正言兼侍講以祖諱辭詔權以右補闕
繫銜上疏論格心之學謂革士大夫之風俗當革士大

夫之心術至於文敝邊儲人才民心儲將帥救災異莫不盡言余晦以從父天錫恃恩妄作三學諸生伏闕上書白其罪狀司業蔡抗又力言之元鳳數其罪劾之奏上以晦爲大理少卿抗爲宗正少卿元鳳又上疏留抗而黜晦以安士心乃命抗仍兼司業晦予郡升殿中侍御史仍兼侍講京城災疏言輟土木無益之役以濟暴露之民移緇流泛濫之恩以給顛沛之衆務行寬大之政固結億兆之心旁招俊乂而私昵無濫及之恩屏去奸私而貪黷無覆出之患謹便嬖之防而不使之弄權抑恩澤之請而不至於無節言多剴切寶祐元年兼侍讀遷侍御史言法孝宗入事薦名士二十餘人進尚書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仍兼侍讀亟辭出關不允有事于南郊元鳳爲執綬官答問多所開陳帝因欲幸西太乙宮力諫止之三年遷權工部尚書力求補外特授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蜀境與沅靖交急朝廷欲擇重臣出鎮上流用徐敏子易蜀帥及用向士璧爲鎮撫元鳳請下荆南調兵援蜀移呂文德上沅靖進依前職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進叅知政事尋進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新安郡公力辭御筆勉諭猶周回累日而後治事疏奏正

心待臣進賢愛民備邊守法謹微審合八事高孝光寧
四朝國史未就奏轉任尤焞領其事纂脩成之會丁大
全謀奪相位元鳳力辭授觀文殿大學士判福州福建
安撫使又力辭依前職提舉洞霄宮開慶兵興上手疏
浹人心重賞罰團結民兵數事俄起判平江府兼淮浙
發運使四上章乞免三年御筆趣行奏免脩明局米五
萬石拜特進依前職克醴泉觀兼侍讀度宗卽位進少
保三年拜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吉國公以言罷
依舊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乞致仕不許四年
罷觀使以守少保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卒遺表聞帝震
悼輟朝特贈少師元鳳之在政府也一契家子求貳命
元鳳謝之曰除授須由資其人累請不許乃以先世爲
言元鳳曰先公疇昔相薦者以某粗知恬退故也今子
所求躐次豈先大夫意哉矧以國家官爵報私恩某所
不敢有嘗遭元鳳論列者其後見其可用更薦拔之每
曰前日之彈劾成其才也今日之擢用盡其才也所著
訥齋文集若干卷

江萬里字子遠都昌人自其父燁始業儒大父璘鄉稱
善人其鄰史知縣者夸其能杖譁健士璘俛首不答歸
語燁曰史祖父故寒士今居官以杖士人自憊於我心

有不釋然審爾史氏且不昌汝其戒之是夕燁妻陳夢一貴人入其家曰以汝家長有善言故來已而有娠生萬里少神雋有鋒穎連舉于鄉入太學有文聲理宗在潛邸嘗書其姓名几研間以舍選出身歷池州教授沿江制置司準備差遣兩浙安撫司幹辦公事召試館職累遷著作佐郎權尚左郎官兼樞密院檢詳文字知吉州創白鷺洲書院兼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召爲屯田郎官未行遷直秘閣江西轉運判官兼權知隆興府創宗濂書院遷考功郎官命旋寢久之以駕部郎官召遷尚右兼侍講史嵩之罷相拜監察御史仍兼侍講未幾遷右正言殿中侍御史又遷侍御史未及拜萬里器望清峻論議風采傾動一時帝眷注尤厚嘗句祠省母疾不許屬弟萬頃奉母歸南康旋以母病聞萬里不俟報馳歸至祁門得訃而議者謂萬里母死秘不奔喪反挾妾媵自隨於是側目萬里者相與騰謗萬里無以自解坐是閒廢者十有二年後陸德輿嘗辨其非辜於帝前賈似道宣撫兩浙辟參謀官及似道同知樞密院爲京湖宣撫大使以萬里帶行寶章閣待制爲參謀官大元兵圍鄂似道以右丞兼樞密使移軍漢陽萬里遷刑部侍郎似道人相萬里兼國子祭酒侍讀入對遷權吏部尚

書又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隨以言者去官後以原職知建寧府兼權福建轉運使已而加資政殿學士依舊職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度宗卽位召同知樞密院事又兼權參知政事萬里始雖俛仰容默爲似道用然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故每入不能久在位似道以去要君帝初卽位呼爲師相至涕泣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爲下殿方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爲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在海進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

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時王夫人頗知書帝語夫人以爲笑似道聞之積慙怒謀逐之萬里四句祠不候報出關加資政殿大學士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不拜予祠後二年知太平州兼提領江淮茶鹽兼江東轉運使召拜參知政事進封南康郡公旣至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勾祠加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辭依舊職提舉洞霄宮又授知潭州湖南安撫大使加特進尋予祠時咸淳九年萬里年七十有六矣明年大元兵渡江萬里隱草野間爲遊騎所執大詬欲自戕旣而脫歸先是萬里聞襄樊失守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諭其意

及聞警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爲存亡及饒州城破軍士執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竟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中積尸如疊翼日萬里尸獨浮出水上從者草斂之萬里無子以蜀人王櫛子爲後卽鎬也事聞贈太傅益國公後加贈太師諡文忠萬頃歷守大郡爲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官至正郎城破時郴州守趙崇棟寓居城中亦死之王爚字仲潛一字伯晦紹興新昌人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知常熟縣紹定四年江淮制置司辟通判泰州五年差知滁州端平元年知瑞州嘉熙元年提轄左藏東西庫兼提轄封樁下庫二年遷籍田令兼督視幹辦公事淳祐二年改監三省樞密院門乞免所居官詔從之四年再任五年遷太府寺丞秘書丞戶部郎官淮西總領主管右曹六年爲尚書左司員外郎賜對乞祠不許七年遷秘書少監以待御史周坦言罷爲福建提點刑獄差知溫州十年差知寧國府遷太府卿寶祐元年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兼權兵部侍郎試司農卿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疏奏願詔大臣相與憂亂而思治懼危而圖安哀恫警省脩德行政摧抑群陰之氣醜保護微陽之根本批札畢杜於私蹊官賞宏闢於正路

使內治明如天日外治勁如風霆則精神運動陽彙昭
蘇世道昌明物情熙洽上以迓續天命於謹告之餘下
以固結人心於解紐之際其孰能禦之以右文殿脩撰
提舉太平興國宮五年京湖宣撫大使趙葵辟爲判官
開慶元年召赴行在授集英殿脩撰樞密都承旨權吏
部侍郎景定元年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兼侍讀
爲真侍郎兼太子左庶子極言正論太子聽而說之帝
聞之甚喜二年遷禮部尚書權吏部尚書加龍圖閣學
士知平江府淮浙發運使五年召赴行在進端明殿學
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召赴行在咸淳元年二月拜簽

書樞密院事閏月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二年
以疾乞祠不許乞放歸田里帝遣尚醫視之且賜食復
兩乞歸皆不許二年拜參知政事三年知樞密院事兼
參知政事立皇太子加食邑三辭免官不許乞奉祠休
假皆不許最後乞祠祿乃授資政殿學士知慶元府兼
沿海制置使四辭免不許七年台州言乞差燾克上蔡
書院山主詔從之八年加觀文殿學士提舉萬壽宮兼
侍讀詔遣刑部郎官董樸起之四上疏辭免始從之十
年乞致仕不許十一月以燾爲左丞相章鑑爲右丞相
並兼樞密使尋授燾特進加食邑乞致仕兩乞辭免皆

不許德祐元年兩乞改命經筵庶可優閒再乞以舊職奉京祠侍讀皆不許右丞相章鑑參知政事陳宜中奏諭留燾以鎮人心以康世道從之燾兩請毋署省院公積不許又奏乞將臣先賜罷斥臣本志誓死報國願假臣以宣撫招討等職臣當招募忠義共圖興復鑑宜中又奏燾單車絕江已至蕭山乞遣中使趣還治事乃授觀文殿大學士浙西江東路宣撫招討大使置司在京以備咨訪乞解大使職名不許進少保左丞相兼樞密使尋加都督諸路軍馬累辭皆不許奏言今天下所以大壞至此者正以一私蟠塞賞罰無章故也救之之策在反其所以壞之之由大明賞罰動合乎天庶幾人心興起天下事尚可爲也因言賈似道誤國喪師之罪於是始降詔切責似道不忠不孝六月庚子朔日食燾奏日食不盡僅一分白晝晦冥者數刻陰盛陽微災異未有大於此者臣待罪首相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外鎮諸侯皆其職也氛祲克塞而未能消生民塗炭而未能拯反覆思之咎實在臣乞罷黜以荅天譴荅詔不許第降授金紫光祿大夫而已辭降官乞罷斥又不許尋進平章軍國重事辭不許或請出宜中或夢炎出督吳門否則臣雖老無能爲若效死封疆亦不敢辭詔三

省集議乞罷平章事不許京學生上書詆宜中宜中亦上疏乞骸骨初宜中在相位政事多不關白燾或謂京學之論實燾嗾之七月壬辰詔給舍之奏三入燾與宜中必難共處兼燾近奏乞免平章侍經筵辭氣不平誠有如人言者矣遂罷燾平章依前少保特授觀文殿大學士克醴泉觀使燾爲人清脩剛勁似道歸天台葬母過新昌燾獨不見之後以元老入相位值國勢危亡之際天下所屬望也而卒與宜中不協而去云

章鑑字公秉分寧人以別院省試及第累官中書舍人侍左郎官崇政殿說書進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遷同知樞密院事咸淳十年王燾拜左丞相鑑拜右丞相益兼樞密使明年大元兵逼臨安鑑託故徑去遣使亟召還朝既至罷相予祠殿帥韓震之死鑑與曾淵子明震無他至是御史王應麟激其諫黃謂震有逆謀鑑與淵子曲比之坐是削一官放歸田里後有告鑑家匿寶璽者霜晨鑑方擁敗衾卧兵士至大索其室惟敝篋貯一玉杯餘無一物人頗嘆其清約鑑在朝日號寬厚然與人多許可士大夫目爲滿朝歡云

陳宜中字與權永嘉人也少甚貧而性特俊拔有賈人推其生時以爲當大貴以女妻之既入太學有文譽寶

祐中丁大全以戚里婢壻事權倖盧允升董宋臣因得
寵於理宗擢爲殿中侍御史在臺橫甚宜中與黃鏞劉
黻林測祖陳宗曾唯六人上書攻之大全心使監察御
史吳衍劾宜中削其籍拘管他州司業率一二齋生冠
帶送之橋門之外大全益怒立碑學中或曰生亡妄議
國政且令自後有上書者前廊生看詳以牒報檢院由
是士論翕然稱之號爲六君子宜中謫建昌軍大全旣
竄丞相吳潛奏還之賈似道入相復爲之請有詔六人
皆免省試令赴景定三年廷試而宜中中第二人六人
之中宜中尤達時務由紹興府推官戶部架明秘書省
正字校書郎數年遷監察御史程元鳳再相似道恐其
侵權欲去之宜中首劾元鳳縱丁大全肆惡基宗社之
禍命格除太府卿宜中亦自請外爲江東提舉茶鹽常
平公事四年改浙西提刑五年召爲崇政殿說書累遷
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七年閩闕帥以文閣待制知
福州在官得民心歲餘入爲刑部尚書十年拜簽書樞
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德祐元年升同知樞密院事二
月似道喪師蕪湖乃以宜中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已
而翁應龍自軍中歸宜中間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對
宜中以爲似道已死卽上疏乞正似道誤國之罪似道

行時以所親信韓震總禁兵人有言震欲以兵劫遷者
宜中召震計事伏壯士袖鐵椎擊殺之以示不黨於似
道時右丞相章鑑宵遁曾淵子等請命宜中攝丞相事
詔以王燾爲左丞相拜宜中特進右丞相四月燾還朝
論事卽與宜中不合臺臣孫嶸叟請竄籍潛說友吳益
李珣宜中以爲簿錄非盛世事祖宗忠厚未嘗輕用之
珣方召入朝遽加重刑恐後無以示信燾力爭以爲當
如嶸叟議會留夢炎自湖南入朝燾與宜中俱乞罷政
請以夢炎爲相太皇太后乃以宜中爲左丞相夢炎爲
右丞相燾進平章軍國重事燾拜命卽日僦民居以丞
相府讓宜中宜中上疏以爲一辭一受何以解天下之
譏亦去遣使數輩遮留之始至時命張世傑等四道進
師二丞相都督軍馬而不出督燾請以一丞相建闔吳
門以護諸將不然則已請行宜中媿始與夢炎上疏乞
行邊事下公卿議不決七月世傑等兵果敗於焦山燾
奏言事無重於兵今二相並建都督廟筭指授臣不得
而知比者六月出師諸將無統臣豈不知吳門距京不
遠而必爲此請者蓋大敵在境非陛下自將則大臣開
督今世傑以諸將心力不一而敗不知國家尚堪幾敗
邪臣旣不得其職又不得其言乞罷免不允燾子乃

嗾京學生伏闕上書數宜中過失數十事其略以爲趙
潛趙與鑑皆棄城遁宜中乃借使過之說以報私恩令
狐槃潛說友皆以城降乃受其包苴而爲之羽翼文天
祥率兵勤王信讒而沮撓之似道喪師誤國陽請致罰
而陰佑之大兵薄國門勤王之師乃留之京城而不遣
宰相當出督而畏縮猶豫第令集議而不行呂師夔狼
子野心而使之通好乞盟張世傑步兵而用之於水劉
師勇水兵而用之於步指授失宜因以敗事臣恐誤國
將不止於一似道也書上宜中竟去遣使召之不至其
後罷煥命臨安府捕逮京學生召之亦不至太皇太后
自爲書遺其母楊使勸諭之宜中始乞以祠官入侍乃
拜醴泉觀使十月壬寅始造朝尋爲右丞相然事已去
矣宜中倉皇發京城民爲兵民年十五以上者皆籍之
人皆以爲笑十一月遣張全合尹玉麻士龍兵援常州
玉與士龍皆戰死全不發一矢奔還文天祥請誅全宜
中釋不問已而常州破兵薄獨松關隣邑望風皆遁宜
中遣使如軍中請和不得卽率群臣入宮請遷都太皇
太后不可宜中痛哭請之太皇太后乃命裝俟升車給
百官路費銀及暮宜中不入太皇太后怒曰吾初不欲
遷而大臣數以爲請顧欺我邪脫簪珥擲之地遂閉閣

群臣求內引皆不納蓋宜中實以明日遷倉卒奏陳失
審耳宜中初與大元丞相伯顏期會軍中旣而悔之不
果往伯顏將兵至皇亭山宜中宵遁陸秀夫奉二王入
溫州遣人召宜中宜中至溫州而其母死張世傑昇其
棺舟中遂與俱入閩中益王立復以爲左丞相并澳之
敗宜中欲奉王走占城乃先如占城諭意度事不可爲
遂不反二王累使召之終不至至元十九年大軍伐占
城宜中走暹後沒於暹宜中爲人多術數少爲縣學生
其父爲吏受贓當黥宜中上書溫守魏克愚請貸之克
愚以爲黥吏卒寘之法其後宜中爲浙西提刑克愚郊
迎宜中報禮不書銜亦云部下民陳某克愚皇恐不敢
受袖而謝之宜中陽禮之而陰據其過無所得其後克
愚發賈德生冒借官木事忤似道廢罷家居宜中入乃
極言克愚居鄉不法事似道令章鑑劾之貶嚴州克愚
之死宜中擠之爲多

論曰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理宗在位長文命相寔多
其人若吳潛之忠亮剛直財數人焉潛論事雖近於託
度宗之立謀議及之潛以正對人臣懷顧望爲子孫地
者能爲斯言哉程元鳳謹飭有餘而乏風節尚爲賈似
道所朶江萬里問學德望優於諸臣不免爲似道籠絡

晚年微露鋒穎輒見擯斥士大夫不幸與權姦同朝自處難矣似道督視江上之師以國事付王爚章鑑陳宜中蓋取其平時素與已者爚宜中於其旣出稍欲自異及聞其敗乘勢蹙之旣而二人自爲矛盾宋事至此危急存亡之秋也當國者交驩戮力猶懼不逮所爲若是何望其能匡濟乎似道誅爚死鑑遜宜中走海島宋亡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之吉水人也體貌豐偉美哲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眄燁然自爲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脩楊邦乂胡銓像皆謚忠卽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時理宗在位乂政理浸怠天祥以法天不息爲對其言萬餘不爲藁一揮而成帝親拔爲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尋丁父憂歸開慶初大元兵伐宋宦官董宋臣說上遷都人莫敢議其非者天祥時入爲寧海軍節度判官上書乞斬宋臣以一人心不報卽自免歸後稍遷至刑部郎官宋臣復入爲都知天祥又上書極言其罪亦不報出守瑞州改江西提刑遷尚書左司郎官累爲臺臣論罷除軍器監兼權直學士院賈似道稱病乞致仕以要君有詔不允天祥當制語皆諷似道時內制相承皆呈藁天

祥不呈藁似道不樂使臺臣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既數
斥援錢若水例致仕時年三十七咸淳九年起爲湖南
提刑因見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
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吾閩人多矣世道
之責其在君乎君其勉之十年改知贛州德祐初江上
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
傑并結溪峒蠻使方興召吉州兵諸豪傑皆應有衆萬
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大
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是何
異驅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
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
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庶天下忠
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
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
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佐語及
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
食者死人之事八月天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時
以丞相宜中未還朝不遣十月宜中至始遣之朝議方
擢呂師孟爲兵部尚書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賴以求
好師孟益偃蹇自肆天祥陛辭上疏言朝廷姑息牽制

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釁鼓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亦以寢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一縣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爲四鎮建都督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閩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閩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閩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閩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衆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天祥論闊遠書奏不報十月天祥入平江大元兵已發金陵入常州矣天祥遣其將朱華尹玉麻士龍與張全援常至虞橋士龍戰死朱華以廣軍戰五牧敗績玉軍亦敗爭渡水挽全軍舟全軍斷其指皆溺死玉以殘兵五百人夜戰比旦皆沒全不發一矢走歸大元兵破常州入獨松關宜中夢炎召天祥棄平江守餘杭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未幾宋降宜中世傑皆去仍除天祥樞密使尋除右丞相兼樞密使如軍中請和與大元丞相伯顏抗論臯亭山丞相怒拘之偕左丞相吳堅右丞相賈餘慶知樞密院事謝堂簽書樞密

院事家鉉翁同簽書樞密院事劉吧北至鎮江天祥與其客杜許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闕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扞吾西兵指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進安兵攻楊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楊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卽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瓜步旣舉以東兵入京口西兵入

金陵要浙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卽以書

遺二制置遣使四出約結天祥未至時揚有脫歸兵言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爲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餽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卽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揚四鼓抵城下闔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乃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得免然亦饑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爇行人板橋兵又至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許金應而去虞候張慶天中目身被二創天祥偶不見獲許應解所

懷金與卒獲免募二樵者以蕢荷天祥至高郵汎海至
溫州聞益王未立乃上表勸進以觀文殿學士侍讀召
至福拜右丞相尋與宜中等議不合七月乃以同都督
出江西遂行收兵入汀州十月遣參謀趙時賞諮議趙
孟灤將一軍取寧都參贊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洙蕭
明哲陳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鄒淵以招諭副使聚
兵寧都大元兵攻之淵兵敗同起事者劉欽鞠華叔顏
斯立顏起巖皆死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縣已
而兵敗被執死於獄天祥聞開禮死製服哭之哀至元
十四年正月大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乞入衛時

賞孟灤亦提兵歸獨浚兵不至未幾浚降來說天祥天
祥縛浚縊殺之四月入梅州都統王福錢漢英跋扈斬
以狗五月出江西入會昌六月入興國縣七月遣參謀
張汴監軍趙時賞趙孟灤等盛兵薄贛城鄒淵以贛諸
縣兵擣永豐其副黎貴達以吉諸縣兵攻泰和吉八縣
復其半惟贛不下臨洪諸郡皆送款潭趙璠張虎張唐
熊桂劉斗元吳希奭陳子全王夢應起兵邵永間復數
縣撫州何時等皆起兵應天祥分寧武軍建昌三縣豪
傑皆遣人如軍中受約束江西宣慰使李恒遣兵援贛
州而自將兵攻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恒兵猝至乃引

兵走卽鄒鳳于永豐瀾兵先潰恆窮追天祥方石嶺鞏
信拒戰箭被體死之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
皆見執時賞坐肩輿後兵問謂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
爲天祥禽之而歸天祥以此得逸去孫棗彭震龍張汴
死於兵繆朝宗自縊死吳文炳林棟劉洙皆被執歸隆
興時賞奮罵不屈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簽廳官
耳執此何爲由是得脫者甚衆臨刑洙頗自辯時賞叱
曰死耳何必然於是棟文炳蕭敬夫蕭燾夫皆不免天
祥收殘兵奔循州駐南嶺黎貴達潛謀降執而殺之至
元十五年三月進屯麗江浦六月入船澳益王昶衛王

繼立天祥上表自劾乞入朝不許八月加天祥少保信
國公軍中疫且起兵士死者數百人天祥惟一子與其
母皆死十一月進屯潮陽縣潮州盜陳懿劉興數叛附
爲潮人害天祥攻走懿執興誅之十二月趨南嶺鄒鳳
劉子俊又自江西起兵來再攻懿黨懿乃潛遁元帥張
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張弘範兵突至衆不
及戰皆頓首伏草莽天祥倉皇出走千戶王惟義前執
之天祥吞腦子不死鄒鳳自頸衆扶入南嶺死官屬士
卒得脫空坑者至是劉子俊陳龍復蕭明哲蕭資皆死
杜許被執以憂死惟趙孟滌遁張唐熊桂吳希奭陳子

全兵敗被獲俱死焉唐廣漢張栻後也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不拜弘範遂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爲書招張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拔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至京師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卽復食至燕館人供張世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時世祖皇帝多求才南官王績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績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績翁欲合宋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爲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年上知天祥終不屈也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者不果釋至元十九年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坐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

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其日燒葦城葦率兩翼兵爲。丞相可無憂者時盜新殺左丞相阿合馬命撤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開平疑丞相者天祥也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恩爲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死足矣然猶不忍遽麾之退言者方贊從天祥之請從之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子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媿

論曰自古志士欲信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卽人心之安爾商之衰周有代德盟津之師不期而會者八百國伯夷叔齊以兩男子欲扣馬而止之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他日孔子賢之則曰求仁而得仁宋至德祐亡矣文天祥往來兵間初欲以口舌存之事旣無成奉兩孱王崎嶇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我世祖皇帝以天地有容之量旣壯其節又惜其才留之數年如虎兕在押百計馴之終不可得觀其從容伏質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可不謂之仁哉宋三百餘年取士之科莫盛於

進士進士莫盛於倫魁自天祥死世之好為高論者謂
科目不足以得偉人豈其然乎

宋史卷四百十八終

宋史卷四百十九

列傳第一百七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宣 繒 薛 極 陳貴誼 曾從龍

鄭性之 李鳴復 鄒應龍 余天錫

許應龍 林 略 徐榮叟 別之傑

劉伯正 金 淵 李性傳 陳譚崔福附

宣 續慶元府人嘉泰二年太學兩優釋褐歷官以太學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四百十九

列傳

博士召試爲祕書省校書郎升著作佐郎兼權考功郎
官知吉州福建提點刑獄遷考功員外郎又遷祕書少
監時暫兼權侍立修法官守起居舍人爲起居郎兼權
侍左侍郎編孝宗寶訓試吏部侍郎權兵部尚書嘉定
十四年同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明年拜叅知政事
以資政殿學士奉祠端平三年召赴闕升大學士提舉
洞霄宮以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少師詔繒嘗預定
策以王堯臣故事贈太師謚忠靖

薛極字會之常州武進人以父任調上元主簿中詞科
爲大理評事通判溫州知廣德軍以叅知政事樓鑰薦

遷大理正刑部郎官司封郎中權右司郎中遷右司郎
中兼提領雜賣場寄椿庫兼勅令所刪修官中書門下
省檢正諸房公事兼刪修勅令官拜司農卿兼權兵部
侍郎尋爲真嘉定八年疏奏願陛下深思顧諟之難益
懷兢業之念勿謂帝德罔愆而怠於進修勿以天災代
有而應不以實政綱雖舉必求益其所未至德澤雖布
必思及其所未周誓以今日遇災警懼之心未爲異時
暇逸之戒將見天心昭格沛然之澤響應於不崇朝之
間遷權刑部尚書尋試戶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遂爲
真時暫兼權戶部尚書十五年特賜同進士出身拜端

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紹定元年拜叅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尋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封毗陵郡公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端平元年加少保和國公致仕卒

陳貴誼字正甫福州福清人慶元五年進士授瑞州觀察推官丁內外艱服除調安遠軍節度掌書記辟差四川制置司書寫機宜文字中博學宏詞科授江南東路安撫司機宜文字遷太社令改武學諭國子錄遷太學博士時議更楮幣法貴誼轉對言人主令行禁止者以同民之所好惡楮券之令及使姦惡獲逞道路咨怨非

所以祈天永命固結人心因援熙寧新法爲辭又言明銳果敢之才足以集事而失於剽輕老成寬博之士足以厚俗而失於循理孰若舉之以衆取之以公主更幣之法者乃摘新法等語激怒時相且謂貴誼引類植黨人爲危之遷太常博士以兄貴謙兼禮部郎官引嫌遷將作監丞兼魏惠憲王府小學教授轉對謂言路雖開觸犯忌諱者指爲好名切劘時政者指爲玩令利害關於天下是非公於人心一人言之未已或至累十數人言之則又指爲朋黨是非易位忠佞不分史彌遠益不樂遷祕書郎出知江陰軍提舉江西常平召赴行在未

至授禮部郎官屬金人大擾淮蜀貴誼言人才所以立
國今旁蹊曲徑倖門四闢言路所以通下情今媿阿循
默囊括不言民力已竭而科歛之外餽遺以謀進者未
已軍中耻言敗北則陣亡者不恤耻言棄潰則逃竄者
復招又言婉順異從者是災疾也非愛我也宜屏之外
之矯拂抹正者是藥石也愛我也宜用之聽之彌遠
不樂諷言者論罷主管崇禧觀起知徽州召授司封郎
官兼翰林權直兼玉牒所檢討會有事明堂 首引包
拯皇祐中乞因肆赦除聚歛培克之敝當察州縣府庫
羨之由做成周邦饗必及死王事者之子與漢置羽
林孤兒專取從軍死事之後教以五兵理宗卽位以爲
宗正少卿兼侍講兼權直學士院尋遷起居舍人寶慶
初詔舉賢能才識之士貴誼乃言曰世以容嘿滯固爲
賢以苛刻生事爲能以孺狹趣辨爲才以輕疏嘗試爲
識及茲初政當求忠實正直奉公愛民知禮義廉耻而
不越防範者以克中外之選又言成王之初元臣故老
警言以無逸者欲其克壽勉以敬德者欲其永命期以豈
弟者欲其受命之長則可謂愛君切而慮患深矣遷中
書舍人升兼直學士院內侍濫受恩賞輒封還詔書將
郊貴誼以民生實艱吏員尚衆征歛幾於奪取公費掩

爲私藏宜大明黜陟庶有以見帝于郊遷禮部侍郎仍兼中書舍人權刑部尚書升修玉牒官兼侍讀爲禮部尚書兼給事中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紹定六年冬上始親政進叅知政事上面諭之曰頃聞憂國之言朕所不忘兼同知樞密院事出師汴洛時貴誼已移疾猶上疏力争五上章乞歸轉四官加邑封致仕卒贈少保資政殿大學士

曾從龍字君錫左僕射公亮四世從孫初名一龍慶元五年擢進士第一始賜今名授簽書奉國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遷兵部員外郎左司郎中起居舍人兼太子右

諭德使金還轉官疏言州郡累月闕守而以次官權攝者彼惟其攝事也自知非久何暇盡心於民事獄訟淹延政令玩弛舉一郡之事付之胥吏幸而除授一人民望其至如渴望飲足未及境而復以他故罷去矣且每易一守供張借請少不下萬緡郡帑所入歲有常數而頻年將迎所費不可勝計然則輕於易置公私俱受其病欲望明詔二三大臣郡守有闕卽時進擬其有求避憚行者悉杜絕其請其繳劾彈拄者疾速行之蓋郡計寬則民力裕利害常相關故也又請已振濟者免其後開禧間勾外知信州戍卒行掠境內從龍寘于法索得

婦人衣命梟于市召權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太子左諭德繳還張鉉復官詞頭以鉉抑令姪女竭資財結姻蘇師旦之子故也尋兼太子諭德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國子祭酒爲吏部侍郎仍兼職兼太子右庶子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權刑部尚書嘉定六年秋陰雨乞放繫囚進對言修德政蓄人材飭邊備帝善其言七年知貢舉疏奏國家以科目網羅天下之英雋義以觀其通經賦以觀其博古論以觀其識策以觀其才異時謀王斷國皆繇此其選比來循習成風文氣不振學不務根柢辭不尚體要涉獵未精議論疏陋綴緝雖

繁氣象萎蕪願下臣此章風厲中外滋源正本莫甚於斯詔從之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太子賓客改叅知政事疾胡榘儉壬排沮正論陳其罪榘啖言者劾罷以前職提舉洞霄宮起知建寧府丁內艱服除爲湖南安撫使撫安峒獠威惠並行興學養士湘人紀之石改知隆興府復提舉洞霄宮改萬壽觀兼侍讀奉朝請端平元年授資政殿大學士沿江制置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拜叅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時有三京之役極論南兵輕進易退未幾言驗進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以樞密院使督視江淮荆襄軍馬疏言邊面

遼遠聲援不接請並建二閫詔許之專昇江淮以荆襄屬魏了翁朝論邊用不給詔從龍了翁并領督府及從龍卒贈少師弟用虎天麟治鳳皆歷顯任

鄭性之字信之初名自誠後改今名福州人嘉定四年進士第一歷官知贛州改知隆興府後以寶章閣待制提舉玉隆萬壽宮進華文閣待制提舉上清太平宮進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端平元年召爲吏部侍郎入對言陛下大開言路以通壅蔽心苟愛君誰不欲言言不切直何能感動譬如積水久壅一決其勢必盛其聲必激故言者多則易於取厭言之激則難於樂受若少有

厭倦動於詞色則讒譖乘間或不自知矣又言願陛下明詔百辟滌去舊汚一以濇自相師權之所在勢所必趨恐懼戒謹尤防以微以無終譽毋招謗議則朝綱肅而國體尊矣又曰爲君者不以堯舜自期則無善治告君者不陳堯舜之道則無遠猷擢左諫議大夫言臺臣交章互詆願陛下監古今天下安危之變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公以處之迺得其當況夫聽言之道宜以事觀若言果有關國體有補治道有益主德則言之過激夫亦何傷彼雖采名我實有益惟虛心納善若決江河則激者自平矣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同知樞

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尋拜叅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尋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加觀文殿學士致仕寶祐二年卒

李鳴復字成叔瀘州人嘉定二年進士歷官權發遣金州兼幹辦安撫司公事制置使鄭損薦于朝乞召審察授司農寺丞遷駕部員外郎遷兵部郎中面對遷軍器少監大理少卿拜侍御史兼侍講進對言荆襄制臣有當戒者三曰去私禁暴懲怒權工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又權刑部尚書兼給事中簽書樞密院事端平三年拜叅知政事以資政叅知學士知紹興府嘉熙元年復爲叅知政事明年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加資政殿大學士賜衣帶鞍馬淳祐四年復爲叅知政事未幾出知福州福建安撫使尋予祠監察御史蔡次傳按劾落職罷宮觀後卒于嘉興

鄒應龍字景初慶元二年進士歷官爲起居舍人以直龍圖閣權知贛州遷江西提點刑獄尋遷中書舍人兼太子右諭德復兼太子左庶子試戶部尚書使金還爲太子詹事兼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兼太子詹事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權工部尚書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遷刑部尚書乞祠以敷文閣學士提舉安慶府真原萬

壽宮以微猷閣學士起知太平州以臣僚論罷以敷文閣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宮拜禮部尚書兼侍讀嘉熙元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資政殿學士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依舊職提舉洞霄宮淳祐四年卒贈少保

余天錫字純父慶元府昌國人丞相史彌遠延爲弟子師性謹愿絕不預外事彌遠器重之是時彌遠在相位久皇子竑深惡之念欲有廢置會沂王宮無後丞相欲借是陰立爲後備天錫秋告歸試于鄉彌遠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絕江與越僧同舟舟

抵西門天大雨僧言門左有全保長者可避雨如其言過之保長知爲丞相館客具雞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全曰此吾外孫也日者嘗言二兒後極貴問其姓長曰趙與莒次日與芮天錫憶彌遠所屬其行亦良是告于彌遠命二子來保長大喜鬻田治衣冠心以爲沂邸後可冀也集姍黨且詫其遇以行天錫引見彌遠善相大奇之計事泄不便遽復使歸保長大慙其鄉人亦竊笑之逾年彌遠忽謂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保長謝不遣彌遠密諭曰二子長最貴宜撫於父家遂載與歸天錫母朱爲沐浴教字禮度益閑習未幾召入嗣沂王迄

卽帝位是爲理宗天錫嘉定十六年舉進士歷監慈利縣稅籍田令超授起居舍人遷權吏部侍郎兼玉牒所檢討官兼崇政殿說書遷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試戶部侍郎權戶部尚書皆兼知臨安府升兼詳定勅令官以寶文閣學士知婺州仍舊職奉祠起知寧國府進華文閣學士知福州召爲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侍讀疏奏臣荷國恩起家分閩旋蒙趣覲玷邇聯時權禮部侍郎曹幽實在諫省蓋嘗抗疏謂用臣大驟臣與幽交最久相知最深今觀其所論於君父有陳善之敬友朋有責善之道而幽遂遷官臣竟汗要路幽以不得其言累疏乞去夫亟用舊人而遂退二莊士則將謂之何哉幽老成之望直諒多益寘之近班可以正乃辟可以儀有位欲望委曲留行使之釋然無疑安於就職則陛下旣昭好賢之美而微臣亦免妨賢之媿帝從之嘉熙二年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尋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封奉化郡公授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以觀文殿學士致仕朱氏亦封周楚國夫人壽過九十將以生日拜天錫爲相而天錫卒贈少師尋加太師謚忠惠弟天任爲兵部尚書兄弟友愛方貧時率更衣以出終歲同衾從子晦歷官尚

書出帥全蜀常置義莊以贍宗族然在蜀以違言論知閩州王惟忠死士論少之

許應龍字恭甫福州閩縣人五歲通經旨坐客曰小兒氣食牛應龍應聲丈夫才吐鳳爲對四坐嘉歎入太學嘉定元年舉進士調汀州教授差浙東宣撫司掾差戶部架閣遷籍田令太學博士時李全時青鞞歸附應龍入對有芥蜂是懲養虎遺患之說後皆如所言遷國子博士國子丞宗學博士理宗卽位應龍首陳正心爲治國平天下之綱領遷秘書郎兼權尚左郎官遷著作郎旬外知潮州盜陳三槍起贛州出沒江閩廣間勢熾甚

而盜鍾全相挺爲亂樞密陳韓帥江西任拓捕三路調軍分道追勦盜逼境上應龍亟調水軍禁卒士兵弓級分扼要害明間諜守關隘斷橋開塹斬木塞涂點集民兵激勸隅總諭以保鄉并守室慮全妻子蒐補親兵日加訓閱旣而橫岡桂嶼相繼以捷聞招捕司遣統領官齊敏率師由漳趨潮截贛寇餘黨應龍諭敏曰兵法攻瑕今鍾寇將窮陳寇猖獗若先破鍾則陳不戰禽矣敏惟命於是諸寇皆平方未解嚴時有行旅數人隅總搜其橐中金銀指爲賊黨應龍辨其非盜釋之皆羅拜感泣始人疑應龍儒者不閑戎事及見其區畫事宜分別

齊民靜練雍容莫不歎服僚屬請上功應龍曰守職扞城保民何功之云距州六七十里曰山斜峒獠所聚勾耕土田不輸賦禁兵與閩應龍平決之其首感悅率父老鳴缶擊筒踊躍詣郡謝去之日闔郡遮道攀送端平初召爲禮部郎官入對帝謂應龍曰卿治潮有聲與李宗勉治台齊名應龍頓首曰民無不可化顧牧民者如何耳臣治州幸免曠瘼皆陛下德化所暨臣非曰能之兼榮文恭王府教授力辭遷國子司業祭酒徐僑議學校差職欲先譽望應龍以爲不若差以資格資格一定則僥倖之門杜而造請之風息僑以爲然時有憑勢干職者力卻之兼權直舍人院遷國子祭酒攝侍右侍郎兼學士院權直是日罷鄭清之喬行簡制應龍所草也翼日文德殿宣布畢帝遣中使召應龍諭之曰草制甚善應龍復謝曰臣聞昔人有言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今二相乞罷機政與陛下體貌大臣之意兩盡其美可也帝善之就令草勅書戒諭諸閫權吏部侍郎兼侍講兼權直學士院試吏部侍郎升侍讀權兵部尚書時楮幣虧甚行簡主行稱提之說州縣希旨奉承貧富猜懼應龍奏從民便節用二說行簡然之兼吏部尚書遷兵部兼中書舍人三上章勾外不允兼給事

中兼吏部尚書請外詔免兼中書拜端明殿學士簽書
樞密院事累辭會正言郭磊卿有論疏以端明殿學士
提舉洞霄宮卒年八十有一贈資政殿學士銀青光祿
大夫應龍不躁不競不激不隨不妄薦士而亦無傷人
害物之事潮州之治最可紀也

林略字孔英溫州永嘉人慶元五年舉進士歷饒州大
學監教授辟幹辦四川茶馬司公事崔與之帥蜀目之
曰此臺閣之瑞也薦之遷武學博士國子監丞太常寺
丞奉祠拜宗正少卿兼崇政殿說書遷右司諫尋遷左
司諫兼侍講告于帝曰虛心以爲從諫之本從諫以爲
求治之本拜殿中侍御史升侍御史試右諫議大夫嘉
熙二年以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以言罷提舉
洞霄宮以資政殿學士致仕淳祐三年八月卒特贈宣
奉大夫

徐榮叟字茂翁煥章閣學士應龍之子嘉定七年舉進
士歷官通判臨安府遷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遷秘
書郎升著作佐郎兼侍左郎官出爲江東提點刑獄直
秘閣知婺州遷著作郎兼禮部郎官以集英殿脩撰知
靜江府兼廣西經略安撫使召爲行在司諫復兼說書
兼侍講嘉熙四年拜右諫議大夫入對言自楮幣不通

物價倍長而民始怨自米運多阻粒食孔艱而民益怨此見之京師者然也外而郡邑苛征橫歛無所不有嚴刑峻罰靡所不施和糴則科抑以取贏軍需則金緣而規利逃亡強令代納蠲放忍至重催犯私販者不問多寡槩遭黥徒逋官課者不恤有無動輒監繫囹圄克斥率是干連詞訟追呼莫非枝蔓如此則民安得而不怨甚者富家巨室武斷鄉閭貴族豪宗侵牟民庶茹冤者不敢告負抑者不得伸怨氣薰蒸天示之應此亢陽之所以爲沴也遷權禮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淳祐二年乞歸田里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六年轉一官致仕卒

別之傑字宋才郢州人嘉定二年進士歷官差克京西安撫司參議官遷太府寺主簿又遷將作監丞差知澧州知德安府親喪起復知德安府加直寶謨閣知江陵府湖北安撫副使進直煥章閣言親年八十乞祠歸養庶幾君親之義兩全從之以京湖安撫制置使陳垓論罷以前職主管崇禧觀進直敷文閣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起復知真州改知江寧府湖北安撫副使加兵部郎官差克督視行府叅謀官遷軍器監加直寶文閣京西轉運判官兼提點刑獄加秘閣修撰知江陵兼京湖

制置副使進寶章閣待制知太平州又進寶謨閣學士
依舊沿江制置使兼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加兵部尚
書兼淮西制置使邊事聽便行之加端明殿學士淳祐
二年授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進資政殿學士
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監察御史蔡次傳論罷七年拜
參知政事乞歸田里依前職知紹興府復以兩浙轉運
判官翁甫論罷寶祐元年卒特贈少師

劉伯正字直卿饒州餘干人父簡爲丞相趙汝愚客嘗
書慶曆四諫奏議授伯正而伯正以開禧元年舉進士
調太平主簿通判棗陽軍辟荆湖制置司機宜兩浙轉

運司主管公事歷軍器將作太府三監主簿樞密院編
修官兵部郎官監察御史有事于明堂雷電忽至執事
者鮮不離次伯正立殿下紳笏儼然聲色不動帝遂以
大任期之遷左司諫疏言兵籍寢廣糧餉益艱請豫備
軍食又言銓選財計刑獄之積敝乞以願治之心而急
董正治官之圖以勤政之思而嚴察計吏之法又言所
憂非一而急務之當慮者有三曰申飭邊備區處流民
隄防姦盜帝皆善其言升右正言以華文閣待制知廣
州兼廣東經略安撫使召見賜金帶鞍馬改轉運使以
寶章閣直學士知太平州召爲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

遷吏部侍郎兼侍講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給事中權刑部尚書兼侍讀淳祐四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真拜參知政事以監察御史孫起予言罷授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監察御史蔡次傳言之降一官尋復舊官致仕卒贈正奉大夫加少保時論謂伯正立朝以靜重鎮浮不求名譽善藏其用云

金淵字淵叔臨安府人嘉定七年進士歷官爲太學博士遷太府寺丞秘書郎升著作佐郎兼權司封郎官遷秘書丞拜右正言兼工部侍郎遷將作少監兼侍右郎官兼國子司業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兼崇政殿說書拜監察御史論曹幽項寅孫兼侍講遷禮部侍郎尋兼國子祭酒遷吏部侍郎拜右諫議大夫改左諫議大夫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淳祐四年知貢舉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侍御史劉漢弼論淵尸位妨賢罷政予祠監察御史劉應起言落職罷祠十一年妻盛氏愬于朝乞曲加貸宥少叙官職詔止量移平江府居住卒

李性傳字成之宗正寺主簿舜臣之子也嘉定四年舉進士歷幹辦行在諸軍審計事進對有崇尚道學之名

未遇其實帝曰實者何在性傳對曰在陛下格物致知以爲出治之本遷武學博士尋爲太常博士兼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升太常寺丞兼權工部郎中兼權都官郎官遷起居舍人兼侍講疏言東周以後諸侯卿大夫皆以旣葬而除服秦漢之際尤爲淺促孝文定爲三十六日之制則視孝惠以前已有加矣東漢以後又損之爲二十七日謂之以日易月則薄之至也千數百年惟晉武帝魏孝文爲能復古之制而群臣沮格未克盡行惟孝宗通喪三年近古所獨陛下繼之至性克盡前烈有光乞以此疏付之史官庶幾四海聞風民德歸厚遷起

居郎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權刑部侍郎進禮部侍郎以臣僚言罷尋以寶章閣待制知饒州改知寧國府再知饒州復以言罷召爲兵部侍郎兼侍講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脩撰升兼侍讀權兵部尚書進讀仁皇訓典乞讀帝學從之權吏部尚書臣僚論舜臣立廟封爵事落職提舉太平興國宮淳祐四年權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五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尋同知樞密院事未幾落職與郡十二年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寶祐二年依舊職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以觀文殿學

士致仕卒特贈少保

陳韓字子華福州侯官人父孔碩爲朱熹呂祖謙門人韓讓父郊恩與弟韞登開禧元年進士第從葉適學嘉定十四年賈涉開淮閩辟京東河北幹官韓謂山東河北遺民宜使歸耕其土給耕牛農具分配以內郡之貧死者然後三分齊地張林孝全各處其一其一以待有功者河南首領以三兩州來歸者與節度使一州者守其土忠義人盡還北然後括淮甸閒田做韓琦河北義勇法募民爲兵給田而薄征之擇土豪統率鹽丁又別廩爲一軍此第二重藩籬也十五年淮西告捷韓策金

人必專向安豐而分兵綴諸郡使卞整張惠李汝舟范成進各以其兵屯廬州以待之金將盧鼓槌新勝於潼關乘銳急戰當持久困之不過十日必遁設伏邀擊必可勝又使時青夏全候金人深入以輕兵擣其巢穴第一策也其後金人果犯安豐韓如盱眙犒師改淮東制置司幹辦公事再如盱眙見劉瑋調卞整張惠范成進夏全諸軍應援擣虛皆行韓之策遂有堂門之捷俘其四駙馬者遷將作監丞又遷太府寺丞差知真州淮東提點刑獄加直寶章閣依舊提點刑獄兼知寶應州遷宗正寺丞權工部郎中改倉部員外郎入對言臣所陳

夏周漢唐數君之事如布德兆謀任賢使能信賞必罰區處藩鎮不事姑息規摹莫大於此又言人主所以御天下者賞罰而已紹定二年冬盜起閩中帥王居安屬韓提舉四隅保甲韓有親喪辭之轉運使陳汶提舉常平史彌忠告急于朝謂非韓莫可平明年以寶章閣直學士起復知南劍州提舉汀州邵武軍兵甲公事福建路兵馬鈐轄同共措置招捕盜賊兼福建路招捕使未幾加提點刑獄韓籍土民丁壯爲一軍沙縣紫雲基告急沙縣破賊由間道趨城忠勇軍破之於高橋賊乃趨邵武勢益熾時有議當招不當捕者韓言始者賊僅百

計招而不捕養之至千又養之至萬今復養之將至於無筭求淮西兵五千人可圖萬全詔韓兼福建路招捕使賊急攻汀州淮西帥曾式中調精兵三千五百人由泉漳間道入汀擊賊于順昌勝之六月兵大合加福建提點刑獄七月韓親提兵至沙縣順昌將繼不清流宣化督捕所至克捷九月分兵進討十月進攻五賊營砦平之十一月破潭瓦礫賊起之地夷其巢穴十二月誅汀州叛卒諭降連城七十有二砦汀境皆平四年正月遣將破下瞿張原砦二月躬往邵武督捕餘盜賊首晏彪迎降韓以其力屈乃降卒誅之進右文殿修撰依舊提

點刑獄招捕使兼知建寧府衢州寇汪徐來二破常山
開化勢張甚韡命淮將李大聲提兵七百出賊不意夜
薄其砦賊出迎戰見笄子旗驚曰此陳招捕軍也皆大
哭急擊之衢寇悉平六年進寶章閣待制知隆興府贛
寇陳三槍據松梓山砦出沒江西廣東所至屠殘韡遣
官吏諭降賊輒殺之乃謂盜賊起於貪吏劾其尤者二
人又謂寇盜稽誅以臣下欺誕事權渙散所致若決計
蕩除數月可畢十一月詔節制江西廣東福建三路捕
寇軍馬韡奏遣將劉師直扼梅州齊敏扼循州自提淮
西兵及親兵擣賊巢穴十二月兼知贛州端平元年正

月進華文閣待制江西安撫使二月至贛斬將士張皇
賊勢及掠子女貨財者齊敏李大聲所至克捷三月分
兵守大石堡截賊糧道遂破松梓山三槍與餘黨緹厓
而遁韡親督諸將乘春瘴未生薄松梓山賊悉精銳下
山迎敵旗幟服色甚盛韡軍步騎夾擊又縱火焚之士
皆攀厓上賊巢蕩爲煙埃賊首張魔王自焚斬千五百
級禽賊將十二得所掠婦女牛馬及僭偽服物各數百
計三槍中箭與敏軍遇擊敗之賊遁翼日追及下黃又
敗之餘衆尚千餘薙獮略盡三槍僅以數十人遁至興
寧就禽檻車載三槍等六人斬隆興市初賊跨三路數

州六十砦至是悉平詔曰韓忠勤體國計慮精審身任
討捕之責江閩東廣訖底寧輯乃進權工部侍郎仍知
隆興兼江西安撫使未幾爲工部侍郎改江東安撫使
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二年人奏事帝稱其平寇功韓
頓首言曰臣不佞徒有孤忠仗陛下威靈苟逃曠敗耳
何功之有遷權工部尚書又權刑部尚書沿江制置大
使依舊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往來巡視鄂州江面措
置捍禦三年加寶謨閣學士十月詔選猛將精兵相視
緩急據地利遏要衝以伐姦謀嘉熙元年進煥章閣學
士四年拜刑部尚書辭免加徽猷閣學士知潭州荆湖

南路安撫使淳祐四年召爲兵部尚書遷禮部尚書兼
侍讀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拜端明殿學士同簽
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尋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
院事七年知樞密院事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九年
以觀文殿學士福建安撫大使知福州五上章辭以舊
職提舉洞霄宮開慶元年召赴闕落致仕克醴泉觀使
兼侍讀景定元年授福建安撫大使兼知福州久之提
舉佑神觀力請致仕明年卒年八十有三贈少師謚忠
肅崔福者故群盜嘗爲官軍所捕會夜大雪方與嬰兒
同榻兒寒啼不止福不得寐覺捕者至因以故衣擁兒

口遂逸去因隸軍籍初從趙葵收李全有功名重江淮
又累從韓捕賊積功至刺史大將軍後從韓留隆興既
而韓移金陵而福猶在隆興屬通判與郡僚燕滕王閣
福恚其不見招道遇民愬寃者福携其人直至飲所責
以郡官不理民事麾諸卒盡碎飲具官吏皆惴恐竄去
莫敢嬰其鋒韓知之遂檄建康署爲鈐轄福又奪統制
官王明鞍馬及迫逐總領所監酒官親屬韓戒諭之不
聽會淮兵有警步帥王鑑出師鑑請福行韓因厚遣之
福不樂爲鑑用遇敵不擊託以葬女擅歸亦不聞于制
置司鑑怒遂白其前後過惡請必正其慢令之罪會韓
亦厭忌之遂坐以軍法然後韓其罪于朝且自劾專殺
之罪下詔獎諭免其罪福勇悍善戰頗著威聲其死也
軍中惜之時論以爲良將難得而韓以私忿殺之然福
跋扈之迹已不可揜殺身之禍亦有以自取之也

論曰宋自嘉定以來居相位者賢否不同故執政者各
以其氣類而用之因其所就而後世得以考其人焉宣
繒薛極者史彌遠之腹心也陳貴誼曾從龍鄭性之李
性傳劉伯正皆無所附麗李鳴復金淵者史嵩之之羽
翼也鄒應龍無所考見許應龍治郡見稱循良林略所
謂虛心從諫者有益於人主矣徐榮叟父子兄弟皆爲

名臣陳韡將帥才也優於別之傑多矣

宋史卷四百十九終

宋史卷四百二十

列傳第一百七十九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王伯大 鄭 棗 應 儼 徐清叟 李會伯

王 埜 蔡 抗 張 璠 馬天驥 朱 熠

饒虎臣 戴慶炳 皮龍榮 沈炎

王伯大字幼學福州人嘉定七年進士歷官主管戶部
架閣遷國子正知臨江軍歲饑振荒有法遷國子監丞

知信陽軍改知池州兼權江東提舉久之依舊直祕閣
江東提舉常平仍兼知池州端平三年召至闕下遷尚
右郎官尋兼權左司郎官遷右司郎官試將作監兼右
司郎中兼提領鎮江建寧府轉般倉兼提領平江府百
萬倉兼提領措置官田進直寶謨閣樞密副都承旨兼
左司郎中進對言今天下大勢如江河之決日趨日下
而不可挽其始也搢紳之論莫不交口誦詠謂太平之
期可矯足而待也未幾則以治亂安危之制爲言矣又
未幾則置治安不言而直以危亂言矣又未幾則置危
亂不言而直以亡言矣嗚呼以亡爲言猶知有亡矣今
也置亡而不言矣人主之患莫大乎處危亡而不知人
臣之罪莫大乎一危亡而不言陛下親政五年于茲盛
德大業未能著見於天下而招天下之謗議者何其籍
籍而未已也議逸欲之害德則天下將以陛下爲商紂
周幽之人主議戚宦近習之撓政則天下將以朝廷爲
恭顯許史武韋仇魚之朝廷議姦儔佞朋之誤國則天
下又將爲漢黨錮元祐黨籍之君子數者皆犯前古危
亡之轍迹忠臣懇惻而言之志士憤激而和之陛下雖
日御治朝日親儒者日修辭餽色而終莫能弭天下之
議言者執之而不肯置聽者厭之而不憚煩於是厭轉

而爲疑疑增而爲忿忿極而爲悞則罪言黜諫之意藏
伏於陛下之胸中而凡迕已者皆可逐之人矣彼中人
之性利害不出於一身莫不破厓絕角以阿陛下之所
好其稍畏名義者則包羞閔默而有跋前疐後之憂若
其無所顧戀者則皆攘袂遠引不願立于王之朝矣陛
下試反於身而自省曰吾之制行得無有屋漏在上知
之在下者乎徒見嬖昵之多選擇未已排當之聲時有
流聞則謂精神之內守血氣之順軌未可也陛下又試
于宮闈之內而加省曰凡吾之左右近屬得無有因微
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者乎徒見內降于
請數至有司裏言除臣每寔人口則謂浸潤之不行邪
逕之已塞未可也陛下又試於朝廷政事之間而三省
曰凡吾之諸臣得無有纔說殄行震驚朕師惡直醜正
側言改度者乎徒見剛方峭直之士昔者所進今不知
其亡柔佞闖茸之徒適從何來而遽集於斯也則謂舉
國皆惡臣聖朝無闕事未可也夫以陛下之好惡用舍
無非有招至人言之道及人言之來又復推而不受不
知平日之際遇信任者肯爲陛下分此謗乎無也陛下
誠能布所失於天下而不必曲爲之回護凡人言之所
不貸者一朝赫然而盡去之務使蠹根悉拔孽種不留

如日月之更如風雷之迅則天下之謗不改而自息矣
陛下何憚何疑而不爲此哉又極言邊事曲盡事情以
直寶謨閣知婺州遷祕書少監拜司農卿復爲祕書少
監進太常少卿兼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遷起居舍
人升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臣僚論罷以集英殿修撰
提舉太平興國宮起再知婺州辭免復舊祠淳祐四年
召至闕授權吏部侍郎兼權中書舍人尋爲吏部侍郎
仍兼權中書舍人兼侍讀時暫兼權侍右侍郎兼同修
國史寔錄院同修撰權刑部尚書尋爲真七年拜端明
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八年拜參知政
事以監察御史陳玠論罷以資政殿學士知建寧府寶
祐元年卒

鄭宋不詳何郡人初歷官爲祕書省校書郎兼國史編
脩寔錄檢討遷著作佐郎兼權侍右郎官升著作郎兼
侍講拜右正言言丞相史嵩之以父憂去遽欲起之意
甚厚也柰何謗議未息事關名教有尼其行帝荅曰卿
言雖切事理進退大臣豈易事也擢殿中侍御史疏言
臺諫以糾察官邪爲職國之紀綱係焉比劉漢弼劾奏
司農卿謝遠陛下已行其言矣未及兩月忽復叙用何
其速也漢弼雖亡官不可廢臣非爲漢弼惜爲朝廷惜

也又奏劾王瓚龔基先胡清獻鑄秩罷祠皆從之三人者不才臺諫也遷侍御史疏言比年以來舊章寢廢外而諸閫不問勲勞之有無而爵秩皆得以例遷內而侍從不問才業之優劣而職位皆可以例進執政之歸休田里者與之貼職可也而凡補外者皆授之矣故自公侯以至節度有同序補自書殿以至祕閣錯立周行名器之輕莫此爲甚無功者受賞則何以旌有功之士有罪者假寵則何以服無罪之人矧事變無窮而名器有限使名器常重於上則人心不敢輕視於下非才而庸功者不得覬幸於其間則負慷慨之氣懷功名之願者

陛下始可得而鼓舞之矣遷左諫議大夫淳祐七年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以監察御史陳求魯論罷淳祐九年五月卒宋之居言路嘗按工部侍郎曹鹵主管吏部架閣文字洪芹則大傷公論云

應繇字之道慶元府昌國人刻志于學嘉定十六年試南省第一遂舉進士爲臨江軍教授入爲國子學錄兼蒞文府教授遷太學博士又遷祕書郎請蚤建太子入對帝問星變繇請修實德以答天戒帝問州縣貪風繇曰貪黷由殉色而起成湯制官刑儆有位首及於巫風淫風者有以也帝問藏書繇請訪先儒解經注史因及

程迥張根所著書皆有益世教帝善之遷祕書省著作
佐郎兼權尚左郎官兼翰林權直又遷著作郎仍兼職
以言罷淳祐二年叙復奉祠遷宗正寺丞兼權禮部郎
官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以言罷差知台州召兼禮部
郎官崇政殿說書遷祕書少監仍兼職兼權直學士院
又遷起居舍人權兵部侍郎時暫兼權吏部侍郎兼直
學士院帝一夕召儼草麻夜四鼓五制皆就帝奇其才
遷吏部侍郎仍兼職進翰林學士兼中書舍人八年授
同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九年拜叅知政事封臨海
郡侯乞歸田里以資政殿學士知平江府提舉洞霄宮

寶祐三年殿中侍御史丁大全論罷尋卒德祐元年詔
復元職致仕

徐清叟字真翁煥章閣學士應龍之子嘉定七年進士
歷主管戶部架閣遷籍田令疏言邇者江右閩嶠盜賊
竊發監司帥守未免少立威名專行誅戮此特以權濟
事而已而偏州僻壘習熟見聞轉相倣倣亦皆不俟論
報輒行專殺欲望明行禁止一變臣下嗜殺希進之心
以無墜祖宗立國仁厚之意遷軍器監主簿入對言太
后舉哀之日陛下以后服下同媵妾令別置大袖一襲
文思院觀望欲如后飾再造其一以進詔卻之此真知

嫡庶之辨者請宜付史館以垂法後世遷太常博士入
對疏言陛下親政以來精神少振而氣脉未復條目畢
舉而綱紀未張公道若伸而私意之未盡克者則亦風
化之先務勸戒之大權與夫選用之要術猶有闕略而
未之講明者爾何謂風化之先務曰原人倫以釋群惑
者是已何謂勸戒之大權曰惜名器以示正義者是已
何謂選用之要術曰因物望而進人才者是已蓋欲請
復皇子竑王爵裁抑史彌遠恤典召用真德秀魏了翁
也兼崇政殿說書遷祕書郎升著作佐郎兼權司封郎
官遷軍器少監皆兼職依舊遷將作監拜殿中侍御史

兼侍講遷太常少卿兼權戶部侍郎兼侍講三疏勾外
給事中洪咨夔起居舍人吳泳皆抗疏留之尋權工部
侍郎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集英殿修撰知靜江府廣
西經略安撫使遷侍右侍郎主管雲臺觀召赴闕遷戶
部侍郎再爲侍右侍郎以寶章閣直學士知溫州改知
福建安撫使改知婺州以煥章閣直學士差知泉州辭
免改知袁州又改知紹興府兩浙東路安撫使辭免改
知潭州尋知廣州兼廣東經略安撫使召赴闕權兵部
尚書兼侍讀淳祐九年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權
吏部尚書遷禮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進同知樞密院事封晉寧郡公奏修四朝國史志傳五
上章乞改機政帝不許十二年拜參知政事尋知樞密
院事兼參知政事監察御史朱應元論罷以資政殿大
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宮改洞霄宮復以監察御史朱熠
論罷久之以舊職提舉洞霄宮開慶元年召赴闕以舊
職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出知泉州復提舉佑神觀景定
三年轉兩官致仕卒贈少師謚忠簡清叟父子兄弟皆
以風節相尚而清叟劾罷袁甫於公論少貶云

李曾伯字長孺單懷人後居嘉興歷官通判濠州遷軍
器監主簿添差通判鄂州兼沿江制置副使司主管機

宜文字遷度支郎官授左司郎官淮西總領尋遷右司
郎官太府少卿兼左司郎官兼勅令所刪修官遷太府
卿淮東制置使兼淮西制置使詔軍事便宜行之曾伯
疏奏三事荅天心重地勢協人謀又言邊餉貴於廣積
將材貴於素儲賞與不可以不精戰士不可以不恤又
條上淮面舟師之所當戒湖面險阻之所當治加華文
閣待制又加寶章閣直學士進權兵部尚書淳祿六年
正月朔日食曾伯應詔歷陳先朝因天象以謹邊備圖
帥材乞早易闔寄放歸田里又請修浚泗州西城加煥
章閣學士言者相繼論罷九年以舊職知靜江府廣西

經略安撫使兼廣西轉運使陳守邊之宜五事進徽猷閣學士京湖安撫制置使知江陵府兼湖廣總領兼京湖屯田使進龍圖閣學士疏言襄陽新復之地城池雖修浚田野未加闢室廬雖草創市井未阜通請蠲租三年詔從之加端明殿學士兼夔路策應東閣進資政殿學士制置四川邊面與執政恩例尋授四川宣撫使特賜同進士出身召赴闕加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辭免以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起爲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兼節度廣南移治靜江開慶元年進觀文殿學士以諫議大夫沈炎等論罷景定五年起知慶元府兼

沿海制置使咸淳元年殿中侍御史陳宗禮論劾褫職德祐元年追復元官曾伯初與賈似道俱爲閩帥邊境之事知無不言似道卒嫉之使不竟其用云

王埜字子文寶章閣待制介之子也以父廢補官登嘉定十二年進士第仕潭時帥真德秀一見異之延致幕下遂執弟子禮德秀欲授以詞學埜曰所以求學者義理之與也詞科惟強記者能之德秀益器重之紹定初汀邵盜作辟議幕參贊攝邵武縣後復攝軍事盜起唐石親勒兵討之後爲樞密院編修兼檢討襄蜀事急議遣使講和時相依違不決史嵩之帥武昌首進和議埜

言今日之事宜先定規模并力攻守上䟽言八事繼爲副都承旨奏請出師絕和使命淮東西夾攻不然利害將深理宗深然之令樞密院下三閩諭旨嘉熙元年輪對采事係安危者四端而專以司馬光仁明武推說復推廣前所言八事以孝宗講軍實激發帝意淳祐初自江西赴闕奏祈天永命十事嵩之起復傾國爭之埜上疏乞聽終喪後又言嵩之當顯絕而終斥益嚴君子小人之限拜禮部尚書奏十事終之曰陛下一心十事之綱領也前後奏陳皆明正剴切鑿鑿可行其爲兩浙轉運判官以察訪使出視江防首嘉興至京口增修官民兵船守險備具爲江西轉運副使知隆興府繼有它命時以米綱不便就湖口造轉般倉請事畢受代知鎮江府兼都大提舉浙西兵船江面幾千里調兵捍禦以守江尤重于淮瓜洲一渡甚狹請免鎮江水軍調發專一守江置遊兵如呂蒙所言蔣欽將萬人巡江上增創水艦就揚子江習水戰登金山指麾之是冬揚子橋有警急調湯孝信所領遊兵救之而退淳祐未遷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兼三郡屯田行宮留守巡江引水軍大閱舳艫相銜幾三十里憑高望遠考求山川險阨謂要務莫如屯田講行事宜修飭

行宮諸殿室推京口法創遊擊軍萬二千蒙衝萬艘江
上晏然寶祐二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封吳
郡侯與宰相不合言者攻之以前職主管洞霄宮卒贈
七官位特進埜因德秀知朱熹之學凡熹門人高第必
加敬禮知建寧府創建安書院祠熹以德秀配有奏議
文集若干卷埜工于詩書法祖唐歐陽詢署書尤清勁
蔡抗字仲節處士元定之孫紹定二年進士其後差主
管尚書刑工部架閣文字召試館職遷祕書省正字升
校書郎兼樞密院編修官遷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疏奏
權姦不可復用國本不可不早定帝善其言遷樞密院

編修官兼權屯田郎官遷埜作佐郎兼侍右郎官兼樞
密院編修官尋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檢討官江東提
點刑獄加直祕閣特授尚書司封員外郎進直寶章閣
尋加寶謨閣移浙東召爲國子司業兼資善堂贊讀兼
玉牒所檢討官時暫兼侍立修注官拜宗正少卿兼國
子司業進直龍圖閣知隆興府試國子祭酒兼侍立修
注官拜太常少卿仍兼資善堂翊善權工部侍郎兼國
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遷工部侍郎時暫兼禮部
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加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差兼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同知樞密院事拜參知政

事落職予祠起居郎林存請加竄削從之未踰年復端明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乞致仕轉一官守本官職致仕卒諡文簡以犯祖諱更諡文肅

張礪字涓老福州人嘉定四年進士歷官辟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主管文字差主管尚書吏部架閣遷太常博士宗正丞兼權兵部一官遷國子祭酒時暫兼權禮部侍郎尋爲真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加集英殿修撰差知婺州復爲禮部侍郎權兵部尚書時暫兼權吏部尚書以右補闕程元鳳論罷寶祐三年復權刑部尚書兼侍讀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升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五年拜參知政事進封長樂郡公轉三官守參知政事致仕九月卒遺表上贈少師

馬天驥字德夫衢州人紹定二年進士補簽書領南判官廳公事遷祕書省正字兼沂靖惠王府教授遷祕書省校書郎升著作佐郎輪對假司馬光五規之名條上時敝詞旨切直遷考功郎官入對言周世宗當天下一四分五裂之餘一念振刷猶能轉弱爲強陛下有能致之資乘可爲之勢一轉移間耳遷祕書監直祕閣知吉州遷宗正少卿以祕閣修撰知紹興府主管浙東安撫司公事兼提舉常平權兵部侍郎授沿海制置使差知慶

元府改知池州兼江東提舉常平改知廣東兼廣東經
略安撫使寶祐四年遷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讀
兼國子祭酒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封信安
郡侯五年以殿中侍御史朱熠右正言戴慶炳監察御
史吳衍翁應弼等論罷依舊職提舉洞霄宮景定元年
知衢州以兵部侍郎章鑑論罷有旨依舊職予祠起知
福州福建安撫使以職事修舉升大學士改知平江府
又改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提舉洞霄宮褫職罷祠
咸淳三年追奪執政恩數送信州居住四年放令自便
後卒于家

朱熠溫州平陽人端平二年武舉第一遷閣門舍人差
知沅州改橫州復爲閣門舍人知雷州入對爲監察御
史陳垓論罷臣僚復論降一官久之授帶御器械兼幹
辦皇城司差知興國軍遷度支郎官拜監察御史兼崇
政殿說書擢右正言殿中侍御史兼侍講遷侍御史寶
祐六年遷左諫議大夫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同知樞密院事開慶元年拜參知政事兼權知樞密院
事景定元年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以
舊職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奉祠爲監察御史胡用虎
論罷久之監察御史張桂常林相繼糾劾送處州居住

咸淳四年詔令自便五年侍御史章鑑復以爲言驅之
還鄉尋卒熠居言路彈劾最多一時名士若徐清叟呂
中允焞馬廷鸞亦皆不免云

饒虎臣字宗召寧國人嘉定七年進士歷官遷將作監
主簿差知徽州遷祕書郎升著作郎兼權右司郎官遷
兵部郎官兼權左司郎官特授左司郎中遷司農少卿
兼左司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遷司農卿直龍圖閣福
建轉運判官浙東提點刑獄拜太府卿兼中書門下檢
正諸房公事以祕閣修撰兩浙轉運使權禮部侍郎尋
爲真時暫兼權侍右侍郎寶祐六年兼同修國史實錄

院同修撰暫通攝吏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
密院事開慶元年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景定
元年拜參知政事殿中侍御史何夢然論罷以資政殿
學士提舉洞霄宮夢然再劾之褫職罷祠四年仍復元
官提舉太平興國宮卒德祐元年禮部侍郎王應麟右
史徐宗仁乞追復元官守資政殿學士致仕

戴慶炯字彥可溫州永嘉人淳祐十年進士歷官差主
管戶部架閣文字召試館職遷祕書省正字兼史館校
勘升校書郎遷右正言左司諫殿中侍御史升侍御史
開慶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尋加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

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未幾
守本官致仕卒贈特進資政殿大學士

皮龍榮字起霖一字季遠潭州醴陵人淳祐四年進士
歷官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遷宗學諭授諸王宮大小學
教授兼資善堂直講入對請以改過之實易運化之名
一過改而一善著百過改而百善融遷祕書郎升著作
郎入對因及真德秀崔與之廉龍榮曰今天下豈無廉
者願陛下崇獎之以風天下執賞罰之公以示勸懲帝
以爲然兼兵部郎官差知嘉興府召赴闕遷侍右郎官
兼資善堂贊讀又遷吏部員外郎兼直講入對言忠王

之學願陛下身教之於內帝嘉納遷將作監兼尚右郎
官祕書少監兼吏部郎中宗正少卿起居郎兼權侍左
侍郎兼給事中吏部侍郎兼贊讀封醴陵縣男遷集賢
殿修撰提舉太平興國宮召見進刑部侍郎加寶章閣
待制荆湖南路轉運使權刑部尚書兼翊善景定元年
四月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進封伯權參知政事
兼太子賓客二年拜參知政事仍兼太子賓賓封壽沙
郡公三年罷爲湖南安撫使判潭州四年以資政殿大
學士提舉洞霄宮以右正言曹孝慶論罷咸淳元年以
舊職奉祠殿中侍御史陳宗禮監察御史林拾先後論

劾削一官宅日帝偶問龍榮安在賈似道恐其召用陰
諷湖南提點刑獄李雷應劾之雷應至官謁龍榮龍榮
託故不出既退又斥罵之或以語雷應不能平遂疏其
罪又謂每對人言有吾擁至尊于膝上之語詔徙衡州
居住湖南提刑治衡州龍榮恐不爲雷應所容未至而
歿龍榮少有志略精于春教學有文集三十卷性忼直
似道當國不肯降志又以度宗舊學卒爲似道所擯德
祐元年復其官致仕二年太府卿柳岳乞加贈諡未及
行而宋亡

沈炎字若晦嘉興人寶慶二年進士調嵯縣主簿廣西

經略司准備差遣湖南安撫司幹辦公事討郴寇有功
改知金華縣沿江制置司幹官通判知州沿江制置主
管機宜文字監三省樞密院門樞密院編修官爲監察
御史右正言左司諫殿中侍御史侍御史景定元年拜
右諫議大夫加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
賓客二年拜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以資政殿
學士提舉洞霄宮三年進太學士致仕卒贈少保炎居
言路嘗按劾福建轉運使高斯得觀文殿學士李曾伯
沿江制置司參謀官劉子澄左丞相吳潛然論罷右丞
相丁大全及其黨與則爲公論也

論曰王伯大立朝直諒鄭寀沈炎居言路不辨君子小人皆彈拄之吾不知其何說也應繇清慎沒世徐清叟風采凜乎班行之間李曾伯之治邊短于才者也王埜得名父師而其學問益光蔡抗號爲君子史闕其事若張礪馬天驥饒虎臣未見卓然有可稱道者戴夔烜皮龍榮登第皆未久而位至執政龍榮不附權臣爲所擯斥而死猶爲可取慶烜無所稱述焉朱熠在臺察如狂獬遇人輒噬之云

